

呈繳

實報叢書之十二

實報瘋話

老宣著

實報叢書

民族精神  
每本售價一角  
現已印行三集

欲知中華民族精神為何物者，不可不讀此書。  
欲事恢復中華民族精神運動者，不可不讀此書。  
民族精神，可以當繪圖小說讀。民族精神，可以當傳記小說讀。  
民族精神，可以當歷史小說讀。民族精神，可以當短篇小說讀。

老宣近著

# 實報 瘋話

一集每冊二角五分郵票代價十足郵費在內

實報瘋話是：

中國青年的，指路明燈。

中國民衆的，解放導師。

中國社會的，顯明影幕。

中國家庭的，良好模楷。

中國官僚的，當頭棒喝。

中國軍閥的，渚上犀光。

讀實報者或均應置備一冊

## 老宣的「妄談」

再版發售特價

本書出版四千冊，未及一月全數售罄，因預定價每冊大洋七角，較低，為普及起見，現印無多，每冊大洋七角，紙張印工與初版同，所印北平總售處，東單青年會對面友聯中西印字館，智宣外大街實報社分售處，東安市場武學齋，及各省市文書社，東城沙灘楊本賢廣告社，西單商場中書局，東城王府井大街文友書店，東城金魚胡同文書社，東城米市大街文友書店，天津分售處，法租界文書社，東亞醫院對過三合公司。

時聞通訊社

出版八年，紀載翔實  
消息靈通，稿費最廉  
社址：北平宣武門外大街  
電話掛號：一七四九號  
電話南局：二四二八號

毛三爺漫畫合印本第一二三集各售大洋八分郵費在內

實報叢書之六



集二第



## 序

管翼賢

當代大文學家鄭振鐸先生，在他着手編輯的「世界文庫」的發刊緣起上說：

「偉大的文人們，對於人羣的貢獻，是不能以言語形容之的，他們：是以熱切的同情，悲憫的心懷，將他們自己的遭遇，將他們自己所見的社會和人生。乃至將他們自己的嘆息，的微笑，的悲哀，的憤怒，的歡悅，一點也不隱匿，一點也不故作，他們並不在說教，在教訓，他們只是在傾吐他們的情懷；但其深邃的思想，婉曲動人的情緒，弘麗雋妙的談吐，却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讀者們。……」

這是說一個文學家，怎樣把他婉曲動人的情懷，從弘麗雋妙的談吐中，發爲偉大的作品，而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地域的人們，成功了

對人羣的貢獻；這個貢獻是由「美」的方面，通到「真」的方面和「善」的方面。

科學家的貢獻，是由「真」的方面，通到「善」的方面和「美」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懷並不婉曲動人，談吐也並不弘麗雋妙。

哲學家的貢獻，是由「善」的方面，通到「真」的方面和「美」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懷甚至於冷得駭人，談吐甚至於使人莫明其妙。

人，人生，是希望共同向「真」「美」「善」的地方走去，承受科學家哲學家的啓示，和文學家的感動，這些都很必要，但，這些又都很費勁，因為我們對科學家須理解，對哲學家須思考，對文學家須體驗，並不是任何人只要聽到他們一語一句，或者一個原理，一個解說，一首詩以及一篇小說，便能通了七竅。他必須有理解，思考，體驗的能力，纔能够懂得，任你文學家對人羣貢獻如何的偉大，要不是你的讀者，讀者要沒有欣賞的能力，那偉大從哪

那裏成立？

文學家之所以比較的容易使人鼓勵，慰藉，激發，正是他將某一段人生，在理解了，思考了，體驗了，把它「真」「善」的地方，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，再加上一件「美」的外衣，顯示給你，我們不必多費勁，也便能體驗出來，只要我們太不是白痴，太不是文盲。

如果我們將人生的某「段」，縮成某「點」，索性再將那件「美」的外衣也脫掉，便是赤裸裸地將那一點體驗得來的「真」，「美」，「善」，用三言兩句很平凡的言語，叫喊出來，這個，我想只要有靈性，有耳朵，感受了便能理解，能思考，能體驗，一點也不費勁吧？

在實效方面說，我們要理解一點什麼，看一本書，不如聽一篇演講；聽一篇演講，又不如聽一段格言；聽一段格言，又不如學兩句俗諺。這就因為俗諺只是用一兩句最乾脆的話，便把一個人生法則，正面或反面的啓示給你

了。

過去幾十年，讀一部四書，知道了做人，讀一本「增廣」，也一樣知道了做人。

現在，從小學念「公民教科書」一直念到「人生哲學」，知道做人了。不能這樣，你最好還是去讀「增廣」，雖然這是幾十年前的人生法則，但，沒法子，因為現在通俗一點完全一點的代替這本書的書，還沒有出世！

「增廣」上說：「同君一夜話，勝讀十年書」，這便是我說的聽格言俗諺勝過讀書的註腳，假如你不能再多多讀書了，那麼，你最好多聽人說關於人情世故道德文章的話。

只是用一兩句最乾脆的話，嚷出來他對於人生和社會的某一點體驗，這又是最天真的。因為他只憑他的熱情，一感到某點的嘆息，的微笑，的悲哀，的憤怒，的歡悅，便是一點也不隱隱，一點也不故作，更不用深邃的思想

，婉曲動人的情緒，弘麗雋妙的談吐，他只是如實地，赤裸裸地，吐出爲快。就是說，他所體驗得來的「真」「美」「善」，他不十分要經過科學的分析，哲學的論証，以至於如文學作品加上「美」的外衣，——他的話使我們一聽就懂，一懂就開竅，就搔着癢處，於是得了個啓示。

當他要嚷出他的話，他也不是在說教，在教訓，雖然有時人們覺得他似乎穿着教衣。——他也不是在冷嘲，在熱罵，雖然有時人們覺得他似乎有點紅着頰子，豎着眉毛。——他只是抓着他所遭遇的事物，憑他熱烈的同情，悲憫的心懷，給一個批判或認識，如實地，赤裸裸地再傾吐出來，絲毫不加粧點，而且很乾脆就是這兩句，不管牠的美醜，所以，牠常常是對社會反動的，是有點像瘋瘋癲癲的。

非難他的，說他在窮發牢騷，只要不是非難他的，一定說：「幹嗎，老說在我心坎上」？因此，這說話，是更能鼓勵了慰藉了激發了一切時代一切



地域的讀者們！

實報老宣的瘋話，現被若干方面催促快出第二集單行本，這原因上面完全說了，就把它當第二集的序文吧！

## 題詞

溧縣鄧毓蓮

所發言論無不是全國同胞墮落之眞病及實弊。

唐山頂寒

老宣瘋話，可稱人類格言，社會警鐘，醫世針砭，照妖犀火

，不佞每日讀罷瘋話後，不獨鬱結之氣，頓覺舒暢，即乏味不開之食量，亦增白飯兩碗，嘗聞少陵詩可愈瘧疾，陳琳激能驅頭風，美哉斯言，信不我欺。

北平林東湖

不憚當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溧縣朱意防

每讀快論，有如多年積癢，爲之一搔。

效忍齋主人

句句切中時弊，段段糾正人心，對症下藥，扎針見血。

羅秉南

瘋話好處在那里？就在能爲人洩忿。

馬鏡澄

本來，人們說話，必須要有分際，領導民衆的，要說空話，說

大話。攢擠門路的，要說好話說軟話。爲人師表的要說廢話。受人教訓的要說狂話。對於朋友，要說假話。對於尊親，要說瞎話。事關利害，要說模稜話。事不干己，要說風涼話。這纔是識時務的俊傑。老宣先生，捨此類有用的話不說，一定要說些實話與直話，又甚麼天理話良心話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厭惡，還居然自喜的以爲自己很會說話，由此看來，老宣先生，確也有些半瘋兒。

厲南溪 書齋有奇寶，長坐四維中；敢秉春秋筆，何殊夏禹功，所談無一妄，（老宣有妄談一書）其話不曾瘋，爲問宣南客，傷心幾輩同。

李遠廬 憤世如劉罵，變時似賈吞，針針皆見血，語語痛驚魂，淚洒斯民涕，文崇吾道尊，滔滔何處是，予欲噤無言。

王錫滿 瘋話一書，可稱爲治國治家治身之良劑。

張熹光 舉世皆濁，凡事無不令人髮指，獨一閱我公偉論，積年癢疥，

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怕案稱快。

馬倚衡

參合新舊之說，不偏不倚，適得乎中。

新城無名氏

牖民覺世，能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者，瘋話一段庶幾斯人。

煙台文評君

盼望先生將來成一個有力的宣道者。

正定何子居

示全國以正路，不啻暮鼓晨鐘。

馬頭溝馬仁濤

理有真詮，意無虛構，有益世道人心，洵爲深切。

天君

我想老宜在說瘋話那時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著眼，心裏燃燒着，

全身血管漲着，在那一剎那間就承認他是真瘋也不爲過。

廖葆尼

俾聞足戒而言無罪，雖由筆妙，然亦悉從困心衡慮出，先生之

志苦矣。

李退厂

獨具隻眼，卓見卓識良知良能之血性語。

涿鹿李仲穎

以輿論改良社會。

廣權

國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，瘋話是拘魂的大神咒。當道能採納，則是大明咒。國民能奉行，則是無上咒。家庭能採爲訓，則是無等等咒。

古渝李華仁

降邪說，濟時亂，繼六經之絕響，述孔孟之獨唱。

徐溝殷仲良

寸有所長尺有短，優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時真作假，是非

原可變更，考史經，三人言成虎，衆口可鑠金。馬瞎人盲，且鹿可爲馬，犬可名羊，瘋否無定衡。憶昔日綱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橫，倘或一言犯忌諱，目爲邪說橫行，近百春，時殊而勢異。倫理極賤輕，老宜雖瘋，行確未瘋，誰醉究誰醒。

## 老宣供詞

自拙作瘋話問世以來，承讀者不棄，屢以不佞之真實姓名年齡籍貫及現狀見問。不佞愈不答復，問者愈催促不已。幾有法吏訊盜「若不從實招來，難免老爺生氣」之勢。不佞狡展無術，只好自將醜史，全盤托出於左：

不佞氏宣，名「永光」。今河北省灤縣城內南街人。乳名和尚。學名金壽。民元十月投考陸軍預備學校時，始改今名。朋輩屢以老宣呼之，因以爲號。祖籍魯之青州。遷於浙之餘姚。明末，在浙之一支已傳至八世。八世中有綱出公者，宦遊北上，入籍灤州（今改縣）。及不佞之身，已十一世矣。故不佞爲紹興師爺之後。先父字若眉。居名篤齋。人稱篤齋先生。係廩貢生，候選州同。曾佐張騰蛟軍門戎幕。以耽於理學，不合時尙，窮老授徒以終。先母氏吳，同籍灤州。生先長次兩姊及不佞三人。不佞九齡入塾，受業於家庭專館。

教員石杏村先生。前清光緒二十四年，入本縣教會學校成美學館，習英語與科學。二十七年，入北京匯文書院爲「洋學生」。在校時，以讀書爲桎梏，以欺騙師長爲能事。屢屢攀牆越屋私出遊玩。永不與諸同學合羣爲伍。入禮拜堂即暗讀小說。有時亦喃喃頌禱，假冒信徒。進自習室即濫寫情書，兼習繪事。尤精於某種圖畫。幸天相「惡」人，不佞雖不務正，而各科除算術外，無不「及格」。算學雖爲不佞所深惡痛絕，然以巧弄計謀之故，亦可勉強「够分」。三十二年冬，即渡入社會與書本絕緣。且以父歿乏資，未能出洋「鍍金」。彼時人材缺乏，事浮於人。不佞遂自命爲先知先覺，目空一切。朝辭一職，夕即有人約聘。五年之中，所改職業至七種之多。僅以郵政一事而言，不佞若肯耐守至今，位置已可超出郵務官以上。入民國後，歷充第一第二陸軍預備學校，匯文學校，民大，華大，朝大，北大，鐵大，平大農學院等校之教員講師。以歷史地理英文三項，誤人子弟。就中以A B C D騙人之時最多。

。且又濫竽於政軍二界，爲中下兩級官佐。現年五九加四。身高四尺八寸。體重百十八磅。面黃瘦無鬚，狀如鴉片烟鬼。天性剛愎頑劣。易喜易怒。貪食而無量。好色而無慾。三餐無肉則哭。半日無妻則弔。元配本縣龔氏。繼娶北平趙氏。均旗籍人。此即不佞幼年好談「排滿」之果報也。不佞因罪孽深重，不自殞滅，禍延子嗣。龔氏僅遺一女，嫁已三年。去冬，趙氏流產一男。形體未全，即赴修文。今仍奉祀於某大醫院中，可謂「典型猶在」。龔氏於民廿一，駕返瑤池。享年七七有二。生時暴烈善怒。不佞畏之如虎。趙氏係民廿二，迎娶過門。芳齡四八又四。天性剛猛多疑。不佞怕之如神。不佞奔馳南北東西二十餘年。既未從事革命運動，又未爲國爲民謀求幸福。蹉跎至今，不但將祖產變作揮霍之資。至此時衰力竭之年，一旦失業，即有斷炊之慮。不佞現居東城某巷，賃舍八間。日以吃飯睡覺澆花養魚弄貓戲狗爲事。每日食米飯二小盃，用菜二大盤，吸紙烟兩盒，飲濃茶六壺。大便二次，小



便二十餘次。飯飽水足，即倒身一睡。日夜共睡十二小時。且好潔成癖，將大好光陰，多耗於洒掃盥浴刷牙濯足之間。雖有藏書之癖。苦無讀書之心。喜集碑帖，而無觀摩之志。近三年來，學校中若有校長，肯爲保鏢。不佞即「倒」執教鞭，對付些時。否則即勉強撰稿，售之報社。造謠惑世，騙取金錢。合計平津兩處稿費，月入百元左右，足敷生活購書浪費與還債之需。決不爲未來之少爺小姐，遺下分文資產。至愚夫婦養老之資，惟託諸於上帝老天爺而已。所供是實。再有問者，恕不答復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七月初七日草於北平東城寄廬之寶四維齋

## 例言

一，實報瘋話第一集出版後，爲時未久，各方卽來函詢問是否續出第二集，且有非出第二集不可的要求，現在謹遵讀者雅意，以最敏捷的手段，把第二集印行，以後擬繼續刊行第三集第四集。

一，上集因爲是新五號字，許多讀者來函建議，改用舊五號字；爲的讀時眼不吃虧，照辦了。

一，版本仍然合上集一樣，便於讀者收藏時，不致參差不齊。

一，搜集的題詞，是瘋話第一集出版後，讀者們對於老實瘋話的批評，都是由他們來信中，選擇幾句排列，讀者的署名依然冠上，意思是供讀者們參考，絕不是點綴門面，要是點綴門面，我們可要找什麼大要人大學者的題詞了。

一，老宣自己作的一篇「供詞」，是爲着應付外面的詢問的，讀者們許多替老宣作傳的，疑神疑鬼，簡直把他測想到像一個超人，其實他還不是那麼一個人。這一篇確是他得意的一篇自傳，文內意態放誕，詞語滑稽，讀完活現一位老宣。



老 宣 近 影

# 瘋話第一集

老宣

口朋友問我「你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。」我說「我對我自己，也是莫名其妙了。三十二個「信條」，你看一遍，大概可以略知我是一個甚麼東西。」

不愛國，不賣國。不救民。不害民，不談主義，不讀學說。不結黨派，不入系屬，不拜聖人，不敬學者。不充信徒，不當走狗。不誦佛經，不守禮拜。不倡革命，不講文化。不聽口號，不看標語。不喊打倒，不說擁護。不嫖娼妓，不交賭徒。不閱小說，不談詩文。不言鬼怪，不迷科學。不求發財，不甘貧賤。不犯國法，不裝好人。不願吃虧，不占便宜。不迷於古，不惑於今。不假冒輕財，不否認好色。不暢言國政，不勉隨潮流。不厭惡婦女，不崇拜英雄。不挑撥愚民，不煽惑青年。不替「蘇俄」宣傳，不受「日本」驅使。不看中國電影，不穿外國衣服。不發違心之論，不道順耳之言。不敢緊握屠刀，不忍多傷物命。不避欲加之罪，不畏暗箭明槍。不羨聖人之譽，不避混蛋之名。不存南北之見，不別門戶親疏。不對女人逞剛強，不爲兒孫作牛馬。不以教書爲清高，不以作官爲渾濁。不認無後爲不孝，不信無名



爲可恥。不望將來升天堂。不怕死後入地獄。

□我以爲，天下的事，除了夫妻間的某種行爲以外，沒有不可公開的。清初，大理學家李某，作日記，居然將「昨夜與老婆敦倫一次」也記入裏邊。有人說，李某不顧廉恥。我說「你若顧廉恥，就當永遠不娶妻。李某既能將閨房的秘事，筆之於書，足見他一切的言行，沒有不可告人的了。可知他的思想，比司馬光的思想，還格外的澈底。可惜我們學不到。

□以言語勸人，以文字化人，終抵不住以行爲動人。古今中外的聖賢，全都在一個「行字」上注意。可見言語文字，是靠不住的。有人因我常在報上投稿，指斥奸盜邪淫，以爲我必是一個好人。其實，是大錯特錯。我並非不是壞人，我不過是願壞而壞不起來。要知，有許多壞人，因爲沒有爲惡的能力與機會，而不敢爲惡，竟僥倖被人錯認爲好人。□報上屢有「開發民智」的論調。我極不贊同。我以爲，我國現今最要緊的是「開發官智」。因爲官若有「智」，決不能貪贓枉法，決不能倒行逆施。他們若果有「智」，決不能不顧生前的罵名，決不能不怕死後的史筆。

□民無「智」，國必不能強盛。官無「智」，國必趨於滅亡。我讀中外史書，只見先有

亡國之官，後纔有亡國之民。

老子所說的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」。所絕所棄的，並非真聖真智。他所說的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」。所絕所棄者，乃是假仁假義。他說這話，並非要違反人類進化的公例，不過是要澈底打倒那些「騙子」。

存心要如山海。行動要如江河。發言要如日月。

行正道，發直言，存好心，不必怕人，更不必怕神怕鬼。

我認識幾個專門損人利己，貪污詭詐，見錢就使的人，每日拜佛燒香，禱告上帝。他們的行爲，還欺騙不了凡人，竟敢愚弄神佛。我以爲並無神佛這種靈物。否則，早就不容他們裝模作樣。假充善人了。

人類的「不平」，是與生俱來的。人類的私心，是生來就有的。世上只要有人類，就不能沒有這兩種缺點。這缺點既是天生的（或自然而有的）如同毒蟲蚊蚤，無論如何，憑人力也不能澈底消除。所以無論提倡甚麼「主義」甚麼「學說」也是徒勞妄想。

蘇俄雖行過共產主義，現在仍不能消滅「私產」制度。雖然倡言平等，終不能去淨一

階級」思想。

□見食物就吞吃，必致毒死爲止。遇學說（或主義）就仿學，必致國亡而止。

□非混蛋，決不肯以人命試藥品。非大混蛋，決不忍以國命試學說。

□我中國人，是愛「和平」的。火藥本是由中國人發明，僅僅用火藥製爲供人玩戲的鞭炮。火藥的製法，被外國學去，就造成殺人的利器。

□天道忌殺，所以鷲禽猛獸，決不能繁殖。好戰的民族，決不能常存。（天道就是自然之理，萬不可視爲迷信）。

□中國古人的作品，我所以喜歡研究，是因爲他們無論說些甚麼，歸終不離「和平勸解」與「引人向善」的範圍。甚至一些淫書艷史，我看過的最多。裏邊也含着「勸善」的用意。你乍一看，縱然眉飛色舞，心動神搖。細一想，就令你如冷水澆背，心驚膽落。

□現今許多的書報，「誨淫」只能引人縱慾。「挑撥」只能動人憤爭。並沒有「開導化解」的筆力。正如不良的學說，只能破壞，不能建設。只能顧及一面，不能顧到全體。

□研究學說（或主義）如同購買食物，須要用心考查是否與身體有害，不當專取新奇。



□達爾文(C. Darwin)所說「優勝劣敗，強者榮華，弱者消滅」的話，經一些人奉爲金科玉律，視同古今定則。豈知「天演」終久蓋不過「天理」。天理是抑強扶弱。強亡弱存。你若反對這話，請你先將中外古今的歷史，詳讀一次，細想幾遍。

□天道獎善。所以中國人，若不變良善的國民性，終必能普遍全球，管領世界。正如一切馴良的生物，不但不能經驚禽猛獸滅絕，反可滋生不已，歷久長存。

□宋末，蒙古以武力侵入東歐，那不是歐洲人心中所怕的「黃禍」。真正的黃禍，就是用和平手段而能得最後勝利的中國人。中國人佔全球人類四分之一。若能不自相殘殺，不徹底洋化，終必爲全世界之主人。我並非替中國人自頌自誇。歐美有知識的學者，早就料到了。

□歐美各國，因受了「科學狂」的病，不久就要釀成第二世界大戰，將來，坐觀成敗，以逸待勞而獲最勝利的民族，必是不知科學爲何物的。要知第二世界大戰，是專意摧毀一切「物質文明的」。

□政府少添一份開銷，小民多受一份實惠。政府多設一個「爲人民謀幸福」的機關，小

民多入一層敲骨吸髓的地獄。

□我活到現今，只見損人利己的人失敗，吃虧讓人的成功。可見奸巧是禍，拙笨是福。

□有人問我，爲甚麼政府遷到南京，還不能剷除貪污。我說「貪官污吏，如同蒼蠅，政府如同肥肉，你縱然將牠遷到北冰洋，蒼蠅也能追了去。再說，你在曠野荒郊，雖見不着一個蒼蠅。假若你大便一次，立時就能招集無數的蒼蠅。貪官污吏，追隨政府，也是如此。肉愈腥臭，招得蒼蠅愈多。政府愈不清廉，招得貪污愈衆。」

□中國政府，如同夏天的魚肉，法律如同冰塊。魚肉若沒有冰塊的鎮懾，立時就能發臭味，變顏色，生蛆虫。政府若不想不腐化而保持原來的鮮美，須要時時站在法律之內。

□在某系專政的時代，要人吳某打一夜牌，輸了四萬元。我聽了，以爲是一件奇談。現今我聽說，已卸任的某局長，在某處推牌九，一夜竟輸去十八萬元之多。某局長的原薪，連公費在內，每月不出八百元。我不知他這些浪擲的錢，是不是小民的膏血。唉，何怪人人願意做官呢。

□在我中國做官，只要做到「長」字，就有特別的收入。文的做到科長，武的做到營長

，若專靠薪俸生活，縱然將太太賣了，也不夠他們的應酬費。

□ 某要人，前年在南方提倡「緊縮政策」，主張低減官吏的薪俸。我以為他是不明瞭中國官場的情形。假若他的妙策，得以實行，最受影響的，就僅是一些下級人員，他不知，官一到了中級，就如同當了女招待，目的是在「小費」，決不在工資。

□ 俗語說「兒的生日，娘的苦日」我以為，長官的生日，也是屬僚的苦日。因為下級人員的飯，可以不吃，長官的壽，不能不賀。我當小官僚時，一見「福，祿，壽，喜」的「知單」我立時就出一身冷汗。我常說「長官多做一次壽，當舖多生幾分利」。

□ 有人問我，現在小學，全將「修身」一門功課取消了，改為「公民」，你以為怎麼樣。我說「這就是舍本逐末，倒行逆施。不能修身，決不能成良好的公民。在幼小時代，應先當將古人的嘉言懿行，灌入腦筋。然後再談甚麼「開會，組織，自治」等等的大問題。先要使兒童學成循規蹈矩的好孩兒，不可先將他們練成大言不慚的假聖人」。

□ 現今中國所需要的知識，是「能在中國使用」的。可惜現今留學生，到外洋留學，如同猴子與狗熊，被人捉了去，教給一些「翻筋斗，戴鬼臉，抗木枷，玩鐵叉」等等的

把 (tick) 一旦回到山林，所學來的技能，不合猴子與狗熊實際上的生活。不但留學是如此。鄉民將兒女，送入城市讀書，所得的結果也是這樣。

□現今使我最痛心的是，多數的學生，愁將來「無出路」而不知對眼前的學術「用苦功」。要知俗語說「有貨不愁賣」。你只要學成一個「社會所必不可少的人材」，社會裏一定有你吃飯的地點。

□不要恨怨人不肯用你，只怕你沒有供人需要的技能。要知有好貨，終有識貨人。你在學校，雖然能混一張或買一張文憑，須知在社會，實不易混一個或騙一個飯碗。

□學校不過如同一座「鍍金爐」。社會確實如同一塊「試金石」。你鍍的金愈薄，愈抵不住試驗，不久就要露出你原來的「胎子」。

□現今，校長和職教員是靠學生爲生的。因爲人浮於事，謀生艱難，潮流所趨，校長和職教員，不能不將學生視同飯碗，認作飯東。既成了這種情形，學生也就以飯碗飯東自居，自尊自傲而不服管教了。這不怨學生們，不服訓導，是怨校長和職教員，不敢認真。學生在學校，愈無拘無束，安樂逍遙。畢業後，愈無門無路，痛哭流涕。我是由學校

出身的。這種「實例」，我見得太多了。

「我在學校，受的是嚴酷的教育。我曾發誓說『我有朝一日，當了教員，我必反其道而行』。豈知因此一念之差，我教書十八年，連陸軍在內，竟誤了害了青年男女，不下四千人。他們現在，見面對我雖無惡感，可是更使我的良心不安。不但對不住學生，更對不住他們的家長。可見寬容學生，不是正當的教育方法。」

「廣東對政府的態度，雖多可議之處，然而該省的當局，據報上所載，竟能令學校讀『孝經』，竟能禁公務員着洋裝，這實在是能由根本上，維護『人倫』，能從官場中，提倡『國貨』。」

「自古沒有不亡的國，不敗的家，不死的人。人若想長生不死，永久立於不死亡不敗的地位，須在人格與聲名上注意。」

「人的一生，有三個成功。第一，是對國有功。第二，是對社會有功。第三，是對家族有功。若做不到第一，須做到第二。做不到第二，須做到第三。若一樣也做不到，就是枉度一生，對不住所耗的糧米。倘再與國有害，更對不住所見的貓狗。只可惜，民國以

來的要人，不但對不住貓狗，甚至多是對不住蝮蛇的，因為這兩種小東西，涼可以做藥材用。有人駁我說，許多要人，積下數百萬的家私，位置了無數親屬同鄉，豈不是有功於家族和社會麼。我說，只因爲積下數百萬不義之財，纔給祖宗，招了痛罵。纔給子孫，造下大孽。只因爲位置了無數親屬同鄉，纔害得他們，失了原有的可靠的生活。染成了許多不可挽救的惡習。俗語說「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」。現今，是一人失勢，雞犬也隨着墜地。墜地之後，欲再爲雞犬而亦不可能了。

□有些要人，眼光淺陋，腦筋昏聩。他們只顧討少數的私人一時的歡喜，擴充地盤，籌畫位置。結果，私人，全都腦滿腸肥，飽載而歸。自己却留下萬代的罵名。要知，爭利時，有他們分肥。挨罵時，只有自己擔過。

□得百姓的歌頌易，得私人的感念難。對私人費萬般心，不如對百姓施一分惠。私人的感念，是一時的。百姓的歌頌，是永久的。私人受你的好處，以爲是分所應當。百姓受你的好處，認爲是天高地厚。究竟是那樣合算。

□在外國，警察指揮開，車的。在中國，開汽車的指揮警察。

文明的國，只講法律，不重勢力。紛亂的國，只重勢力而不顧法律。換一句話說，國家將興，法律可以裁制勢力。國家將亡，勢力必定操縱法律。欲知我國，究竟能亡不能亡，先看一看。「法律與勢力」的強弱。

法律與勢力，如同「白黑不可混淆，薰蕕不可同器。是非不可顛倒，正邪不可並立」。有法律，決不容勢力滋長。有勢力，則不容法律進行。

「契約，規則，法律」全是本着公意而定的共同遵守的條件。這三樣的範圍與尊嚴，一樣比一樣大。只要有二人合作一件事，必須有契約。一團體合作一件事，必須有規則。全國之人，雖行業不同，也不過如同分工合作一件事，所以必須有法律。那麼，這樣既不是可以由私意而定的，也萬不能由私意而變更，更不能由私意而破壞。

「自由」與「放肆」的分別，如同狗與狼的分別。外形固然彷彿，性質則大不相同。一個是有拘束，守範圍的。一個是不受拘束，不守範圍的。

有人問我「自由的解釋」。我說合乎理法（或禮儀）而不防害（或擾亂）別人的行動，是自由。譬如你自己一人，獨居在一個圍牆之內，你縱然不穿褲子，也必無人干涉，

那就是你的自由。只要另有一人與你同居，你若再不穿褲子，那就不是自由，而且是「放肆」。再譬如你走進廁所，尋到尿桶，你盡量的便溺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你在大街小巷，無論白晝黑夜，不論有人無人，你若略行便溺，不但不是自由，並且是違法。

自由有文明與野蠻之分，文明的自由是本乎「人道」的。野蠻的自由是近乎「獸慾」的。中國古書所說的「慎獨」與「主敬」全是真正由根本講起的文明自由。慎獨，是雖獨居孤處，也不敢放肆，主敬，是一時一刻，也不能放肆。

「軌道」就是自由之路。八大星，遵循自己的軌道，繞着太陽走，各不相犯，那是八大星的真正自由。因為他們個個遵守着真正自由，所以走了幾萬萬年，還未失了秩序，也未碰到一齊。否則，早就沒有宇宙或世界了。

個人的真正自由，如同火車電車的鐵軌。是不容人任意侵佔的。火車電車的司機，撞死人物，所以不按殺人罪抵償，是因為他遵守一定的鐵軌。人物入了牠的鐵軌，就是阻防牠們的真正自由，遇有傷害，是咎由自取。假若司機將火車電車，開出鐵軌，傷害鐵軌以外的人，就當以殺人論，因為他們出了真正自由之路。



□在公共團體之內，不能容個人的自由發展。所以政府，局所，軍隊，黨派，商店，與家庭，萬不可有個人的自由，學校是養成守法的人格，造就合用的人材之處，更當限制自由，以免染成放肆的惡習。

□古時雅典的大賢兼立法者梭倫Solon說「能服從人者，始能管理人」。那意思是說「能爲人下，始能爲人上」。「能先服從指揮，將來纔能充當首領」。現在許多青年，全有「首領慾」然而在家裏，不肯受父母管教，入學校，不容師長管教，他們將來如何能成良好的首領。正如不守舖規的學徒，決成不了好舖長。不守紀律的兵士，決成不了好將官。

□有人問我，爲甚麼現在出了「教育破產」一句評語。我說「破產是失了存立的資格，無法維持。教育壞到這步田地，由根本上說，不怪學生，而怪辦教育的人。現在國立的學校，多是「官僚化」。私立的學校，多是「商業化」，統而言之，多是「分贓化」，焉能不大糟特糟。

□學生若想養成「換飯吃」的本領（恕我不說，養成救國救民的能力）必須專心一意，

注意應學的課程。最忌的是務外曠課。然而有些國立學校的首領，爲養成個人的勢力起見，私立學校的當局，爲節省經費打算，惟恐學生不務外不曠課。

外國人在中國設學校，多是含着「文化侵略」的用意。在別國，對這種學校，多加以嚴苛的限制。而在我中國，外人所辦的學校，反格外的發達的原因，就是外國人所辦的學校，能使學生，少有務外與曠課的可能。家長所以肯使兒女入外人的學校，並非出於媚外，不過是使兒女，多念一點書而已。

據報載，近來北平歇業的商店，以入商會的計算，已達八十餘家。不在商會而關門的，尙不知確數。我以爲，若照這市面的實在情形而言，當歇業的，足佔全市三分之二。多數的商店，所以苟延對付，是因爲債務的關係而不敢停止營業。換一句話說，是「願關門而無法，想歇業而不能」。

我認識的商人，以書行與古玩行爲最多。書行，因中國的新人物，不肯買中國書。舊人物，願買而買不起。日本人因備戰的原因，現在也不來收買。圖書館的生意更不好做。所以書行裏的人，多是愁眉不展。古玩行，因懂古玩的買主，已死盡逃光。新發戶的

要人，又將古玩，認爲腐化而不合時代的潮流。西洋人因歐戰後，經濟枯窘，又不來採購。日本人，雖肯畧買幾件，然而若不大賠血本，又捨不上去。所以古玩行裏的人，多是叫苦連天。

□我只見小飯館，生意興隆，座客常滿。這大約是因爲中國人，全想開了。反正，生在這個有朝無夕的時代「吃一口是賺的」。

□我的電影嗜好，已經成了癖。有時，飯可以不吃，電影則不能不看，可是對於國產的片子——尤其是合於時代的——我寧可害一場大病，也不肯開一開眼福。因爲那些明星（？）百分之九十九是「東施效顰，沐猴而冠，邯鄲學步，婢學夫人」。簡直，是一味的追在外國人屁股後邊，檢拾洋人的睡餘，一點「國民性」全都沒有。我以爲不如看「琳丁丁」（美國演電影名犬）或看「耍猴的」。因爲多少還有一點天然的狗性與猴習。□許多的所謂中國電影明星，是應受外國政府獎勵的。因爲他們是傳佈外國惡俗的功臣，是推銷洋貨的媒介，是間接麻醉中國青年男女的先鋒。

□我認爲檢查電影片子的重要，過於審定教科書。電影使人受影響的能力，遠駕乎一切

書報之上。僅以現今的青年男女而言，不肯讀書的，太多。不愛看電影的，太少。

□右錢的父親，多有孝子。美貌的女子，易得賢夫。

□理財，以養民爲先。爲政，以正己爲先。練兵，以訓將爲先。對外，以調內爲先。治民，以治官爲先。

□欲正人心，先正風俗。欲正風俗，先禁不良的「洋化」。欲禁不良的洋化，須先對一些由外洋留學回國的博士、碩士、學士，嚴加取締，以免魚目混珠。要知道幾年，所發生的轟動全國的「貪案」與「花案」，多是曾經留學而學來的。我並非反對「留學」。我是反對那些專能學「壞」的留學生。

□中庸上說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」。不但災異是妖孽，反常的服飾玩好，也是妖孽。北宋將亡的時刻，婦人的鞋底，用兩種顏色，名爲「錯到底」。金末，男子好穿尖靴，叫做「不到頭」。我以爲現在的婦女，披頭散髮，赤腳光腿，與青年的「背頭」也不是國家將興的預兆。甚至我看各商店張貼「電磨冰刀」的廣告，而不說冰鞋。我也以爲要成「兵刀」的現象。刀兵本是人人全怕的，何況再加「電磨」呢。

□東漢大將軍梁冀的女人孫壽，發明一種髮髻，稱爲「墮馬髻」。描成一種眉，叫作「

啼眉」。走成一種姿式，呼爲「折腰步」。笑成一種樣子，名作「顰齒笑」。她並不悲痛。脊骨也未斷傷，牙齒又無蛀虫，偏要造做妖態，焉得不家敗人亡，再加她丈夫那種惡行，怎能不民窮國亂。我看現今，一些摩登女子「剃眉毛，抹黑眼眶，學狐步舞 Fox-Trot，修尖指甲」，我也認爲是不祥之兆。她們既不是古時波斯國的罪犯，何必剃眉。既不自認好淫，眼眶豈能發黑。既然不是獸類，何必學狐跳。既不想抓丈夫，捕老鼠，爲甚麼要尖指甲。

日前清光緒末年，日本人在中國各處，大售「清快丸」。西太后因那禍藥名，近於清快「完」，曾大哭了一次。但因國弱，未肯因小事引動外交，竟無法禁止。民國成立，滿清退位之後，清快丸，也竟隨着清運告終，不見踪影。這雖近於迷信，也未嘗不是先兆示警。古時中外明君賢相，發見凶象，無不驚心動魄，悔罪修省，勵精圖治。歸終，凶象反成吉兆。假若凶象已經現出，反認爲迷信，怙惡不悛，變本加厲。雖不認爲凶象，必真成了不祥之兆。古人創出吉兆凶象，不過是勉人作德，阻人爲惡而已。若一味認爲是阻碍進化的迷信，那麼就認定「放蕩邪淫」是進化的象徵罷。

□人能「責己」立刻就覺得「風平浪靜，海闊天空」。人若「責人」登時就現出「愁雲慘霧，荆天棘地」。

□有人問我，怎樣作事，纔算是合乎天理國法人情。我說，只要作事不「放縱」，就是合乎天理國法人情。若能合乎人情，也就能合乎國法。若能合乎國法，也就能合乎天理。因為這三樣是一件事，正如耶教所說的「三爲一體」。

□小民所發的悲聲，有害於國的程度，較強敵的鎗砲還大。治國的人，若能不使小民發悲聲，則可不懼強敵的鎗砲。小民的悲聲，若不能止息，你縱能兵堅甲銳，善固邊防，也無濟於事。

□專爲身家打算的人，決成不了偉人。能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業的偉大人物，全是能忘了身家的人。你若能忘了身忘了家，千秋萬世的人，決不能忘了你。

□「政治」是甚麼。政治是以「正」而「治」。用不「正」的方法，決不能達到「治」的結果。

□有人說「政治家，須要有手段」。這話，我極不贊成。因為政治家是治國的人。治國

具光明正大的事務，只可本着「中」「正」二字做去。治國既不是偷摸鬼祟的行爲，用不着「一毫手段」。以前我國的政治家，所以失敗，全是因爲用手段，用壞了。

「科學家所說的「人類征服自然」就是人對天革命。老子所說的「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」就是天對人革命。人對天革命，不過是一時的，是片段的。天對人革命，是永久的，是普遍的。人類不論如何機巧能幹，終不能脫離天地（自然）的玩弄。

「現今摩登女子，全講究「曲線美」。我以爲剛正的男子，當提倡「直線美」。我所說的直線美，並不指身體而言，是指「說話行事」立論。男子要直直爽爽，不當曲曲折折。要痛痛快快，不可遮遮掩掩。要坦坦坦然，不當忸忸怩怩。

「我的親屬的小女孩，歡喜燙頭髮。她有一天，問我說「怎麼，我的髮。燙得彎彎的，過幾日又直了呢」。我說「那因爲你的父母，是「直髮種」。假若他們是「捲髮種」，你雖將髮燙直了，不久也必曲過來。這是人種的關係，無法改良。你若未讀過人種學，也可以先看一看「人文地理」。」

「最好的「爲己」是「爲公」。最好的「利己」是「利人」。

俗語說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是一句不合理的話。因為真有聰明的人，決不能被聰明所誤。凡說自己被聰明所誤的，決不是有真正的聰明。

自己不是好人，偏要假裝好人，固然是不容易。自己明明是好人，偏不願使人知道他是個好人，更是加倍的不容易。

講天道，不可失人道。處人世，不可忘天道。

讀千遍彌陀，不如行一件善事。修十座神廟，不如救一個活人。

占課相面的，令人靠「天」求福。風水先生，令人靠「地」求福。這彷彿想天上掉餡餅，想地下出金窖，全是徒勞妄想的。最好的求福之法，是靠良心。只要良心不壞，縱或享不到大福，也必受不着大罪。

求「遠大」的，失「近小」的。求「虛空」的，失「真實」的。求「身後」的，失「眼前」的。求「未來」的，失「現在」的。所以明白人，只在「近小，真實，眼前，現在」的事上注意。

口人，前半生，費盡心思，將自己練成一個混蛋。後半生，又費盡心思，研究自己為甚



麼是一個混蛋。

□「迷信神鬼，迷信科學」，不如「迷信天理，迷信道德」。

□「爲好人而貧賤，爲惡人而富貴」是不合天理的，是偶然的，是例外的。世間的事，凡背逆天理，違反自然，出乎定例的現象，決不能長久。

□易經上所說「自強不息，恐懼修省，懲忿窒欲，遷善改過」十六個字，不但可以壓倒歐美的一切「人生哲學」，並且是「希望希賢」「成佛作祖」的必由之路。

□買賣能否興隆，專靠貨品是否精良。俗語說「人叫人，千聲不語。貨叫人，點頭就來」。只要本着「貨真價實。童叟無欺」八個字的老套子作去，自能招來主顧。用不着減價，贈彩，宣傳，鼓吹。更用不着修飾門面，搭花牌樓。北平某老藥舖，永遠不喊「犧牲血本」，永不改造門面。然而買主永是擁擠不斷，究竟是因爲甚麼。

□有人說「現在「宣傳」的效力最大。無論做買賣，辦政治，倡主意，講學說，以及一切事業，全仗宣傳，纔能引人注意」。我說「宣傳須以「事實」爲本。若沒有良好的事實，徒靠巧妙的宣傳，雖能引動一時的人心，終久必要露出馬脚，較不宣不傳的損害尤

大。因為「受騙只一回」。

□現今平津的商店——尤其是綢緞布舖——也學了上海的商店的惡習，離開做買賣的規矩，不重內容，專講外表，不求實際，專趨虛偽。現在，竟由「減價」而進化到「白送元寶」。犧牲血本，含淚減價，忍疼犧牲」等等的奇異宣傳。將來還不知要發出甚麼驚心動魄的吸引顧客之法。負管理之責的，應從速干涉，以免多出笑話。

□北平女招待正走紅運的時候，飯館為吸引顧客起見，對於誇示所雇的女招待的方法，竭力立異標奇，甚至以為「本館添設美麗的女子招待」還不新鮮。東安市場某飯館竟敢大書特書「本館聘用女學生招待」。假若無警察取締，恐怕「本館聘請某某小姐，某某夫人，某某闊人的姨太太招待」的牌子，也要掛出來了。

□俗語說「精明不過買賣人」。可見為商，不長糊塗人可以幹的。他們既不糊塗，焉肯做賠本的生意。不要看「老尺加二」，「買一尺送一尺」。要知俗語所說的「扁担量布，價上取齊」是一句至理明言。

□不但商店所說的「白送」是胡說，甚至「折扣」也是謊話。新張減價，也是不可靠。

去年，我到一家新開張大減價的舖子，買了一雙一元二角打八扣的手套，同日又到一家永不減價的老商店買東西，見着同樣的同牌號一絲不差的手套，僅售八角。我因一貪便宜，多耗一角六分。事情雖小，也是一個警教。

□俗語說「從南京到北京，買主不如賣主精」。又說「會買的不如會賣的」。你買東西不要打算占便宜，要知「不上當，就是便宜」。不要因某商店「懸燈結彩，唱留聲機，雇人化裝遊街，耍獅子，抓彩，贈獎券」，就是「犧牲血本」的表示，要知那種種的開銷，全要由照顧者擔負。

□商店除非決心關張歇業，決不能甘心陪着本向外賣。縱或真賠本出賣，也是「便宜不出當行」。當行就是同行的人。若真將便宜讓給外行的人，那就是不重同行的義氣，休想在本行再活動了。

□有人說「商店利用以上種種的手段，吸引顧客，是起於同業者競爭，也是一種「商戰」的辦法」。「我說貨真價實」是最利害的商業競爭。「物美價廉」是最有效的商業戰術。

□有人說「中國商人，日趨虛偽，研求騙術，是環境所迫。因為人多，是信假不信真，不

得不如此，以維持一時的需要」。我說，這還是沉不住氣，不善應付環境。要知，人愈講虛偽，你愈講真實，終久你必得着最後的勝利。不但爲商是這樣，爲人也當如此。我以爲，處在這時代，商人也當讀一讀老子，看一看兵法，以免隨人亂跑，自陷絕境。

「我對某綢緞商店的東家說『你將一切宣傳費，加在購貨的本錢上，力求精良，少貪利息。要求細水長流，不可想『一口就吃成一個胖子』。然後再豎起一個招牌，寫明『顧客不糊塗，小號不瘋狂，所以永不減價，決不自送。不賺錢不賣，賠本更不賣。怕上當的，莫進來。求便宜的，別家去』。看一看有甚麼結果』。

「急於發財者，發財之術，決不正當。急於立名者，所立之名，決不穩固。急於成學者，所成之學，決不可靠。我以爲，世上的事，除了救人救災與捉『跳蚤』之外，不必求速。

「處理困難的事，如同整理亂絲團，愈着急愈找不着頭緒。只要耐着煩忍住性，必能不被困難所勝，而且能戰勝困難。

「真有治事之才的人，遇着難決的事，如同有名的『數學家』遇見難解的算題。非但不生

畏縮之念，反要因而發生興趣。

□君子不羨人之富貴而羨人之名節。不羨人之高齡而惜自己空耗的光陰。

□位高，得人尊敬是一時的。德高，得人尊敬是永久的。位高，只能動小人。德高，始能動君子。人因你的位高，尊敬你，是有所爲而爲之，全是出於假意。人因你的德高，尊敬你，是無所爲之，全是出於誠心。

□據一些受洋毒的中國人觀察，中國處處全是劣點，沒有一樣好的。據一些有知識的外國人觀察，中國處處有些優點，是外國人所學不到的。

□我中國的文化，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。所有古人傳下來的學問藝術的優點，現在我國的洋化之輩，竟看不出來。不但不知勉力研求，發揚光大，反要隨在一些新聖人之後，對古人的學術，大加盲目的譏評。及至洋人指出某種學術的優點，他們又大驚失色，起而盲從，研究討論。這種沒有「自信力」的流行病，足可亡國滅種而有餘。

□我恨不能，連中幾個航空券的頭獎，使我有幾百萬元，去運動一些外國的無聊學者。令他們竭力推崇讚揚中國的經史子集。果能達到我的志願，我中國的洋式聖人，也就不

致於「數典忘祖」，時時追在外國人的屁股後邊，檢拾人的乾屎橛，而一味的販運不合中國民情國勢的洋學術了。

□現今，日日給中國丟臉的，不是三家村裏的老學究，也不是窮鄉僻壤的纏足女子，正是一些洋裝高跟鞋，不懂外國習俗，忘了中國禮儀的男子與一些不明白家政，不服務社會，專能串飯店進舞場的摩登女子。他們在外國人中間，擺來擺去，以爲是莫大的光榮。其實，外國人對他們這些不中不外，沐猴而冠的人，何嘗看在眼裏。不過拿他們耍戲着解悶而已。最大的國恥，尤其是，他們愈當着外國人，愈不肯對中國人，說中國話。

□我認識幾位留學多年，學貫中西，現在大學充當教授的留學生。他們不但沒有洋習，並且外表好像三十年前的買賣人。我常對他們說「你們這樣的留學生，纔是中國所需要的」。□

□現在在中國所缺乏的，不是高等的教育，而是高等的人格。現在中國所需要的，不是能高談闊論的博士碩士，而是肯實踐力行的凡夫匹夫。

□三年前，我在北大誤人子弟時，第一次上堂，曾對學生說「……………教育的主要目

的，是修養人格，學問還在其次。在小學，須養成初等人格。在中學，須養成中等人格。在大學須養成高等人格。學級升一步，人格須要進一級。我們入學校，一面修養人格，一面勤求學問。那麼，出了大學的日子，不但學問要高出人上，品格也必超人一等。要知，有高超的品格，學問縱然稍差，也能立足於社會。學問縱能超出凡衆，若無超人的品格，作爲基楚，也不能倖存於人羣……」。

□有人問我「爲甚麼國立大學的學生，反較任何私立學校的學生，穿洋裝的少，並且儉樸得多」。我說「國立學校，學費少而不取嚴，一些少爺小姐，不易鑽進去。無論甚麼學校，只要成了少爺小姐的俱樂部，那個學校的學生，惟有日趨於皮毛的洋化。至於學問與品格，更必日趨日下了。」

□男學生，將來未必全當老爺。女學生，將來未必全作太太。可惜他們所受的多是「貴族化」或「老爺式，太太式」的教育。我以爲，教育當注重「平民化」或「勞苦化」纔能養成有益於家有益於國的人材。

□我對某學生說「你的享用與西服，足可駕乎外國的貴族。你的學識與品格，簡直不如

外國的鄉農。你要知，外表的衣飾，只能動無知的男女，不足以動有思想的人物。洋服革履，若是憑自己的本領換得來的，也未嘗不可趾高氣揚。假若是用革命的方法，吵鬧打架，以父兄的血汗，而得的成績，未免是害己禍人，實在於良心上，說不下去。當學生時，如此闊綽，將來畢業之後，謀生之日，若「難乎爲繼」，我看你怎見鄉中父老」。

我當日到北京讀書，校中並無夫役。一切洗衣服，補襪子，擦地板，淨玻璃，掃院子等的事，全由學生，親自動手。每日僅吃粗米黑麵，非到星期日，菜裏見不着一個油花。見校長畏若上帝。對教員，敬如天神。那雖是「奴隸式」的野蠻教育，然而我與一切同學，能養成勞動的精神，到如今不改。所得的知識也並不弱於今日受文明教育的學生。

現在多數的公寓，實在是「魔窟」是使青年男女，入於放縱，趨於墮落的「傳習所」。種種的現象，我真不忍詳說。住宅若近公寓，幾乎難得一時的安靜。外鄉的學生，到城市讀書，住在不良的公寓，簡直如同將白布送入染缸。

我以為，學校全應設備足用的宿舍。否則，當由教育機關，限制該校招收外鄉的學生。



的額數。縱然有充足的宿舍，學校當局也不可專知「收學費，講義費以及其他種種的費」，更要注意學生的德育。要知，人家的兒女的前途，是交給你們了。警察檢查公寓，須當嚴於檢查小店。要知，小店固然容易窩藏小賊。學生所住的公寓，若不善良，極容易養成大盜。

□在我中國，無論甚麼事業，只要一經「官辦」必大糟特糟。明明是一種有大利的，反致大賠本。據我推斷，假若郵政與鹽務，將洋勢力，完全剷除，不但沒有盈餘，簡直，就要有鹽鹼，郵虧。這並不是中國人，全要不得，是因爲多數的中國人，一做了官，心就變黑了。

□韓非子說「左手畫圓，右手畫方，則不兩成」。就是說，欲將一件事物辦理完善，須將全副的精神，用在這一件事上。可惜我中國政府用人，多不明此理，以致施行兼差的惡風。

□兼差的惡風，由清末起，到袁政府時代，一天普大一天。北伐成功之後，這種惡風，仍未停息。在易某的勢力正盛的日子，他的姑爺，竟兼差十三處之多，僅天津某局一處

，每月竟坐領紋銀一千兩。現在身兼六七處差的，一時更無暇詳說。他們既是人類，並不異於凡人。我不知他們有甚麼特長的精神，偏能兼籌并顧。

○有人說『兼差是人材問題。爲事擇人，不得不使他「能者多勞」，以便事成功舉』。我說『既是爲事擇人，必是非他不可。那麼，我見兼差最多的人，死亡之後，他兼的事務，並不發生「人亡政息」是甚麼道理。既是人材主義，能者多勞，他們當然能將事辦好了。那麼，中國事，爲甚麼又愈辦愈糟呢』。

○有人說『現在兼差並不兼薪，不過領「車馬費」以酬勞累而已』。我說『原來如此啊。那就不怪兼差的闊人，家中汽車成隊，肥馬成羣了』。

○法國首相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退職之後，兩袖清風。竟因無錢，欠下房租，經房主提起訴訟。他在歐戰時，操持大權，威震數國，竟未撥下養生的費用，真比我國宋朝的名將曹彬，還加倍的糊塗。若再與民國以來的官吏相較，更足証他是一個傻小子。

○歐美的官吏，多是精於公務而昧於私謀。我中國的官吏，多是拙於盡職而巧於刮搜。就爲這種原因，所以於東北四省，入了日本的掌握，深東國土，也岌岌可危。內政民情

，更不堪問了。

□我以為，天下最可怕的，只是自己的女人。你若得罪了她，她能使你不死不活。歸終，你還得奴顏婢膝，親遞降書順表，心服口服。至於得罪了要人，我認為是一件小事。他們若不辨是非，至多也不過要你的命，給你一個痛快，而無需乎，再遞順表降書。到底，心也不服，口也不服。

□孔子說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」。（孫是遜順）。又說「甯武子，邦有道，則知。邦無道，則愚。其知，可及也。其愚，不可及也」。我中國現今，只是「言孫」的人多，而「危行」的人少。至於，能學甯武子的官僚，簡直沒有。不過多是如孔子所說「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」的人。他們多是在平安的時候，不能行正道，處亂亡的日子，也不能守大節。

□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」不是一句迷信話，正如「不問收獲，只問耕耘」不是一句虛妄語。因為，先盡人力而為，多半有如意的結果。至於成與不成，或好或不好，只有聽其自然而已。

○現今的青年學生，分爲兩派。一是癆病式的「呻吟」派。一是瘋顛式的「激烈」派。這兩種不良的現象的成因，不怪腦筋薄弱血氣未定的學生，而怪多數的當局，用人只重「文憑」，不查真偽。只問人情，不別賢愚。我以爲，不倒「文憑制」的虛套，學生不能用心求學。不剷除「人情制」的惡風，學生不肯甘心求學。

○「文憑」不過是一張含有「魔性」的廢物。「實學」是一件具有「神力」的武器。

○中外的大學問家，大政治家，大發明家，大演說家，與一切偉大的人物中，百分之九十九，全不是大學畢業生。

○有真正技能的工人，對國家，是有益的。有名無實的大學畢業生，對國家是有百害無一利的。

○我是一個河北省的人。前幾年，因屢受某某省某某派的氣，恨不立時亡國。及至想起各租界所用的多數的中國巡捕，對待中國人的氣焰，我又惟恐中國亡了。

○我讀「漢人學得胡兒語，高據城頭罵漢人」兩句話，我奇怪，漢族爲甚麼，經過四五千年，屢遭外族的侵凌，居然還能苟活支持直到今日呢。

「中國的事，全壞於一些要人「包而不辦」。現在國民所希望的，就在他們能施行「辦而不包」。『包而不辦』，必致因循誤事。『辦而不包』，纔能手到功成。

「我以為，我中國，民窮財盡，外患叢生，還不足憂慮。所可憂可慮的，是一些高據要津的要人中，少有能肩負國家大政的人。縱有一二彷彿能勵精圖治的要人，要負起責任來，又必有一些要人，因妒嫉之念，造作謠言而在暗中拆台。

「英國大儒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說『國家之最不幸，不在賢者居下位而無由升，而在不肖者居上位，而無由降』。這話正是中國現在的寫照。在這人民還沒有『罷免』權的時候，欲免去這種不幸，惟在政府能常機立斷，對一切不肖之輩，不分親疏，實行罷免，以解人民的痛苦，而救國家的危亡。

「目下我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張口就說『要合乎時代』。依我的糊塗思想，須『要合乎良心』。因為若只求合乎時代，而不問良心，就如娼妓，只知對時髦的衣飾上用功，以便討人的歡喜，而求淫業的發達。

「中國的『要人』中，有許多是『可要可不要』的。有許多是『要不得』的。更有許多

是「萬不可要」的。

□報載，北平市政府議定，所屬各機關職員，此後須穿長袍馬褂。詳細定章，我雖不得而知，我實在覺得是一件提倡國貨的好消息。凡事若能先由官吏做起，百姓自必「願步後塵」。

□人的一生活，只是在「奔忙」，「恐懼」與「希望」中過日子。至於「安逸」，「快樂」與「滿意」不過是例外的事。總而言之，是樂不抵苦。

□「希望」是維持人生的。牠雖無形無像，可是牠的「潛勢力」極大。上自聖賢豪傑，下至匹夫匹婦，全都受牠的支配。有牠作主，你活着就有精神。牠若離開你，你生活就無趣味。

□「希望」是世界進化的「原動力」，是催人前進的「嗎啡針」。人之所以求學習藝，奔波勞碌，熙來攘往，爭名奪力，生兒養女，拜佛求神，以至於創主義，講學說，全是被希望所驅使的。

□希望，隨着人的年齡與體力而增進，也隨着人的年齡與體力而減退。青年男女，所以

活潑嬉樂，富於進取的心，並非因為他們全是天生的聖哲，是因為他們的希望，正在生長的期間。老年的男女，所以萎靡唐頹，富於退縮的心，也並非因為他們是天生的混蛋，是因為他們的希望，正到衰殘的時候。所以誰也不應當譏評誰。

□人生如同登山。平均，以生活六十年計算，前三十年是走上坡路。後三十年是走下坡路。所以三十歲以前，覺着時間過得慢。三十歲以後，覺着光陰過得快。

□孔子所說「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」。這「而立」與「不惑」兩樣稱謂，是極有意思。再用登山作比方，三十以前，一步高一步，見識也一步廣一步。到了三十，如同達到絕頂，喘過氣來，身體纔能直立。到了四十，如同將下了絕頂，登山的情形，與所見的景物，也閱歷過了。人若將登山的事向他陳述，無論如何玄妙，再也騙不了他了。

□人生如同草木。須經過一種，「發芽，猛長，成熟與枯萎」的階段。

□人的一生活，如同四季。由初生到二十是春。由二十到四十是夏。由四十到六十是秋。由六十到八十是冬。春種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。平均起來，人只能活三個季而已。

□人生最快樂的，就是孩提時代。不過這種快樂，當時覺不出來。愈往前活，愈增後悔

。可是只能老了，不能小了。

□人生，當學生的時候，想當孩子的時候。當教員的時候，想當學生的時候。當爸爸當媽媽的時候，想當兒子當女兒的時候。當老頭兒當老太婆的時候，又想當小夥子當大姑娘的時候。向回裏想，彷彿食橄欖。向以後想，如同嚼臘頭。

□欲望是隨着知識而增長的。知識愈大，欲望愈多。煩惱愈甚。所以我會對某女學校的學生說「你們的享用，固然是村姑鄉女所夢想不到的，可是你們所感覺的痛苦，也是她們所夢想不到的」。

□在白種人未到非洲之先，非洲人並無「需要」。自白種人到了以後，非洲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加。可見物質文明是使人感覺「缺乏」的。

□自從世界發明文字以來，人生就減少了許多快樂。自從有書籍以來，人生就增了無數苦惱。據說，倉頡造字如鬼夜哭，谷騰堡 Colander 發明印機而妖爭辯。這雖是近於作謎的老話，然而實在是古人的先見之明。

□鄉裏的人，環境簡單，「誘惑力」小，所以快樂多而煩惱少。城市中人「環境複雜，



誘惑力大，所以快樂少而煩惱多。

□城市是惡魔製造廠，是毀人爐，是使人脫離自然生活而入於機械生活的誘惑所。城市愈大，罪孽愈多。城市愈繁華，人格愈墜落。人口愈多，人心愈狠。

□物質文明，僅能增加少數人的「便利」，不能增加多數人的幸福。只能誘人努力謀財，不能使人安分知足。

□物質文明，是專為使富貴人的生活，更加舒適安逸。使貧賤人的生活，更覺悲傷苦悶。

□社會中，將人類分為階級，只以有錢與無錢而定，並不注意於有德無德，這實在是一件可嘆的事。

□馬桶擺在供桌上，仍是馬桶。便壺放在寶座裏，終是便壺。正如小人，雖居高位，到底，不能去淨惡味而化為君子。

□小婆子，在需要的時候裝病，或能得老爺的愛憐。要人，在國難當前的日子，托病辭職，只能招國民的恨惡。

□武人騙人，只能騙鄉愚。文人騙人，且能騙學者。武人爲害是一時的，至大不過亡國。文人爲害人是長久的，至甚，足可滅種。

□下級人員的正邪好壞，全是上級人員養成的。你若喜歡納諫，他們就能盡忠言。你若喜歡恭維，他們就能獻諛詞。總而言之，你若好談嫖賭經，他們決不敢向你說忠烈傳。

□對內，要學日本人。對外，也要學日本人。對內若能團結一氣，兵精械足，對外就可以橫行逆施，不顧一切。要知本國人，全是同氣連枝，休戚相關，只要開誠布公，終無不可解之仇。國際間，盡是勢同冰炭，欺軟怕硬，雖是唇齒之邦，也必要嚴防密備。

□常人不講信用，決交不着良友。官吏不講信用，決遇不着良民。

□愈精巧之物，愈不能耐久。愈精明的人，愈不能發達。

□一時之譽易得。千載之名難求。常人，願得一時之譽。聖賢，願立千載之名。不重一時之譽，不惜千載之名的人，只可稱之爲「行尸，走肉」。

□君子得勢，所行所爲，怕得罪小民。小人得勢，所行所爲，怕得罪上官。

□不要輕視人，要知一樁村夫鄉女，也能知道許多你所不知的事，也能給你一個你所夢想不到的教訓。

□我中國多數人的大毛病，據我看，只有四樣。一，私心太重。二，苟且圖存。三，不顧公安。四，隨地吐痰。

□爲所欲爲，不是真正的自由。爲所當爲，纔是真正的自由。

□國家最要的職務，是限制國民的野蠻自由。我國之所以國弱民貧，不得安靜，全是因政府軟弱，不能限制少數有勢力者的野蠻自由。

□一國的法律，若只能爲小民的繩索而不能爲大員的羈絆，那一國只有日入於滅亡之途。我國近二三年，所發覺的幾件貪污大案中的主謀者，全都逍遙法外，安享幸福。何怪效尤者，層出不窮。又何怪小民恨天怨地。更何怪外人譏我爲無組織的國家。

□在我中國，嚴辦小盜的人，多是逼迫良民爲盜的「大盜」。重懲賭徒的人，多是導引良民賭博的「賭魁」。嚴辦烟犯的人，多是誘惑良民販烟的「烟土大王」。

□你若能立志永不爲惡，世上就少了一個壞人。你若能勸人永不爲惡，世上又多了一個

好人。

「人」的一生，只用「出入」兩個字，就可以包括了。譬如，吃喝是入，拉撒是出。死是入，生是出。娶是入，嫁是出。受是入，施是出。一出一入，循環不停，直到入土爲止。因爲人的來源，也是由「出入」而起的，所以一生就辦「出入」的事。不但人是如此，一切動植的一生，也不能脫開「出入」的輪迴。

「人」的一生，也可以說是「搗亂」。求學習藝，娶妻嫁女，養生送死，奔波勞碌，東往西來，你恭我敬，你爭我奪，爾詐我虞，鉤心鬥角，爭權攘利，吃喝嫖賭，送往迎來，悲歡離合，殺人放火，姦淫竊盜，念佛燒香，等等一切，一切等等，總而言之，統而論之，也不過是「搗亂」而已。

「世界」上的擾亂，不是無衣無食的貧賤之人所釀起來的，是少數既富且貴，穿不了吃不了而偏不知足不知止的混蛋們釀起來的。

「新生活運動」，須先剷除一切「因襲而成舊惡習」，須先打倒一切「盲從而得的新毛病」。

「新生活運動，須先罷免一切「尸位素餐的舊官僚」，須先嚴辦一切「欺師滅祖的新聖人」。

「新生活運動，須先由官吏作起，先由官吏以身作則，認真實行。不可僅認爲是「等因奉此」的公事。更不可將「開會演說，通電響應」，卽認爲完事大吉。尤不可藉題呈報許多的開支，向政府索款而增人民的担負，飽自己的私囊。

「不去貪婪的惡習，不除官僚的架子，不配施行新生活運動。乘坐一九三四年V式汽車的官僚政客與穿着二十五元一雙絲襪的太太小姐，不配高談新生活運動。」

「前幾年冬天，平津提倡「清潔運動」彷彿是一件驚人的大事。其實，也不過是幾個身穿貂皮大氅的要人，由汽車裏走出來，扛起一把掃帚，隨着參加的民衆（？）出一出風頭。結果，官府多開一種報銷，使賣掃帚的，多得一點微利，與國與民，沒有一點的益處。風頭出完。街巷之中，縱然成了糞坑尿池，那些要人，也不肯再加注意。因爲出一次風頭之後，公事算交代了。」

「重形式，失精神。重外表，失內心。重虛僞，失真誠。」

□ 中國的文官，自古以來，多是巧於營私，拙於奉公。中國的武將，近幾年來，多是勇於對內，怯於抗外。

□ 上求實，下認真。上求賢，下修德。上好貨，下貪利。上近色，下行淫。總而言之，上樛不正下樛歪。「歪」字就是由「不正」二字積起來的。

□ 以前，愚昧的人，以為拜佛求神，死後就可升天堂。現今，愚昧的人，以為仿學蘇俄，人生就可得幸福。其實，全是妄想胡猜。果有天堂，升天堂的，未必是拜佛求神的人。果成蘇俄，享幸福的，未必是老實安分的人。

□ 做官如同上梯子，須要步步踏穩，纔能避免跌落的危險。不可僅知向上爬。要知高處不是可以久戀之地。愈向高裏升，固然愈得拍馬屁的人，喝采助威。可是明白的旁觀者，未免就要譏你，只知進而不知退。正在洋洋得意的時候，或者就是噩運臨頭的日子。

□ 人一做了官，地位立刻超出平民之上。如同在羣衆中一個身長體大的人。他的身軀愈高，愈為羣衆所注意。他的美醜肥瘦。一舉一動，愈不容易瞞過了羣衆的眼目。所以一個不學無術的人，做得官愈高，招得羞恥愈大。

□無權無勢的平民，庸庸碌碌，一生僅以「吃，喝，傳種」三件事爲目的。所以生而無聞，死而無名，與一切禽獸的一生，相差不多。留好名或留壞名，全不容易。惟獨做了官，就有了「流芳百代」或「遺臭萬年」的資格。

□做官的，若目光遠大，見解超俗，以公正的心，辦公共的事，就能流芳百代。若目光淺小，見解卑污，以偏私的心，辦公共的事，就必遺臭萬年。

□近二十幾年中，我中國死去的要人，十個之中有九個半以上，是遺臭萬年的。不過因他們，或餘威尚在，或子孫未絕，國民還不敢爲他們「鑄鐵像」就是了。他們若死有知，也當在九泉之下，愧悔痛哭。因爲他們當初執掌大權之日，若稍一轉變，未必不可流芳百世。

□爲惡，若能安享幸福，長生不死，未嘗不可爲惡。爲善，若必時遭苦惱，短命夭亡，人又何必爲善。世上所以勸人爲惡的少，勉人爲善的多，就是因爲，爲惡遲早終有惡報，爲善遲早必有善緣。

□俗語所說的「修橋鋪路雙瞎眼，橫行霸道有馬騎」僅是一句氣憤的激烈話，並不是爲

人的正當方針。要知子路所說的「爲善者，天報之以福。爲不善者，天報之以禍」是亘古不變的座右銘。因爲「天」就是「自然之理，循環之道」，正如「種瓜得瓜。種豆得豆」並不是迷信之談。

口能辨別善惡正邪，纔是真知識。能通達人情物理，纔是真學問。若只求新奇，不問是非，縱然留學萬國，著書千卷，也不過是一個能言能寫的禽獸。

口對陰險的人，不必惱恨他。他自己就能在不知不覺之間，走入暗陰險的途徑裏，正如一個人蒙着眼向懸崖進行，他的前途，是可以預斷的。

口社會如同一個身體，一部分若感覺痛苦，也必要牽累全身，爲之不安。損人利己，彷彿是占了便宜，其實，正如剝肉補瘡。只看我國幾個害國殃民的軍閥，攪得人民不能安生，究竟他們能得到真正的逍遙快樂麼。

口近幾年來，有些報紙上，幾乎天天有摩登婦女乘人力車打天秤（翻車）的新聞。每逢記載，必要加上「兩足朝天」或「曲線畢露」等等的描寫。彷彿成了公文中的「等因奉此」。真令人莫名其妙。男子若翻了車，是否皆「雙腳踏地」或「直線深藏」。



自從幾個學者，受了某國的利用，鼓吹「挑撥學說」以來，已經將我國的社會，攪得七零八落，你猜我疑，殺機潛動，後患無窮。現今他們又竭力倡導「廢除家庭」的邪說。不久必將，鬧得父子相仇，夫妻解體，同室操戈，枕席難安，人生一世，時時也過不着安寧的日子了。

生在這個時代，又不幸又可幸。不幸，是精神上受盡千辛萬苦。可幸，是耳目間歷盡千奇百怪。

「能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必能免憂。能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必能長樂。

口處治世，爲好人易。處亂世，爲好人難。處治世，生活容易，環境安和，縱然不去爲惡，也算不了一個好人。正如一個女子，衣食不缺，且日與一羣賢婦貞女同居，而能不賣淫，那還能稱她爲賢女麼。處亂世，生活艱難環境惡劣，偏要努力學好，纔真算一個好人。正如一個女子，衣食兩缺，且日與一羣娼妓蕩婦同處，而能清白自守，那纔配稱她爲貞女呢。

口貪名的人，不顧利。貪利的人，不顧名。貪名，雖爲古人所戒，我以爲，貪名的人，

容易改邪歸正，棄惡從善。

□身，可爲人「奴」。心，不可爲人奴。身雖爲人之奴。而心却不甘爲人之奴的人，可敬。身雖不爲人之奴。而心却甘爲人之奴的人，可憐。

□守舊的人，多崇拜神佛仙鬼。維新的人，多崇拜馬克思，列寧。崇拜前者，就被人譏爲迷信腐敗。崇拜後者，就被人尊爲進步文明。我以為，只要有「崇拜」的心思與行爲，全含有幾分奴性。大丈夫只崇拜萬古不變的真「理」，決不崇拜渺茫無憑的物，更不崇拜男女合造的人。

□讀書的人，纔知道讀書人的苦況。爲農的人，纔知道農人的苦況。做工的人，纔知道工人的苦況。爲商的人，纔知道商人的苦況。所以本行的人，描寫本行的苦況，纔能合乎實情。本行的人，謀求本行的幸福，纔能得着實在。外行的人，若要替他們描寫苦況或代他們謀求幸福，就是有野心，就是要包辦。

□我決不讀「普羅文學」。因爲我國作普羅文章的「作家」們，全是一些住高樓，乘汽車，擁美妻，吃大餐，夏天用電扇，冬季守電爐的資產階級。他們並未入過工廠，並未

到過鄉間，他們怎麼配能描寫工農的苦况呢。不過是利用「普羅」謀取某國的金錢，撓撥本國的階級鬥爭而已。

□對學問道德上，熱心追求，如同聞蘭桂，愈聞愈香。對富貴享樂上，熱心追求，如同聞尿糞，愈聞愈臭。

□英文短篇故事中，有一段記載一個小兒，一天讀書愈讀愈不會。他的母親問他是甚麼原因。他說「一個醬油瓶將我害了」。他的母親聽完，更覺莫明其妙。他說「我因你將那個東西，誤放在我的書棹上。我讀書時，不斷的有牠在我心裏擾亂我，我如何能讀得好」。可見讀書是最忌「分心」的。一個醬油瓶，還有那麼大的牽引力，何況比醬油瓶更有魔力的呢。

□現今多數的青年，所以不能安心求學，不全是他們不知要強。是因爲薄弱的心靈，抵不住強大的誘惑。在學校以外，有種種動人情慾的娛樂。在學校以內，又常有花技招展的女生。他們既是血肉之軀，焉能不受影響。

□我並非「以小人度君子」。我也非「是古非今，生今返古」。我用半生的經驗立論，

我總認，以前「男女有別」是防「亂」的辦法。我總認，現今「男女合校」，是引「亂」的行爲。這類例子，不但在我中國，造成許多的惡因，甚至在新大陸，也露出不良的現象。

□某「學者」著書立說，鼓吹共產，經政府捉住，要宣布死刑。就有一些名人，出頭爲他呼冤說，他是一個學者，若殺了他，是不合人道。然而被學者蠱惑而加入共黨的小卒，若被判處死刑，竟無一隻狗替他們出頭辯護。學者無罪，小卒該死。嚴辦主謀，就不合人道，誅殺從犯，就合乎法理，這種不平，是甚麼道理。我勸名人們，捫着良心想一想。當知有名的學者是父母養的，無名的小卒也是父母生的。

□「三一八」喪命的男女學生，據我詳細調查，全是品行端正，勤苦好學的。可見任何示威運動或請願遊行，凡被列在前邊的，全是一些老實忠誠的人。正在他們奮勇爭前的當兒，那些揮縱發令且大得實利之輩，早已跑到秘密之處，分贓去了。

□以前的婚姻，多是成於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，「三言兩語，一紙庚帖」。可是夫妻之間，也未見怎麼苦惱，並且多是「如膠似漆，白首偕老」。現今的婚姻，多是成於

「親選自擇，直接商定」，「試而又驗，立約定盟」，可是也未見如何快活。並且多是「你疑我防，中途仳離」。

□以前，買賣房產，典當地畝，只憑中人說和，立定白字一張。雙方各守信用，不必經官過府。現今雖經種種手續，樣樣定章，條條登記，藍圖白圖，也未必能準免糾葛。可見，人事縱然按科學方法，條分縷析，依合理的定章，防前慮後，只能增加紛擾而已，只能使人多研求種種應付的方法而已。

□手續愈多，所生的麻煩愈多。防範的方法愈精密，作奸犯科的手術愈奇巧。

□我的朋友某君，在某大學出版部，寄售幾冊書。算賬回來，對我說「我因得了幾元錢，將來我非早死幾年不可。我收回了五元錢，經了三個「股」，走了幾千步，着了許多急，出了滿身汗。我若再往該處寄賣書，我非得「腦充血」不可。」我說「你還未到東城某大醫院診過病呢。你若前往求診一次，你立刻就得住瘋人院。因為他們那種種「合乎科學」的手續，登時就能將你氣瘋了」

□據現今許多書報的記載，以前的人類，不是人類。以前的生活，不是生活。以前的男

女，不是男女。以前的夫妻，不是夫妻。以前的社會，不是社會。以前的國家，不是國家。以前的幸福，不是幸福。以前的學問，不是學問。以前的藝術，不是藝術。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簡直，乾脆，古人全是極品的混蛋。今人——尤其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人——全是超等的聖人。

□有求學養志的機會而偏不肯讀書用功，是目下我中國多數青年的大毛病。有立名爲善的機會而偏要倒行逆施，是現在我中國多數要人的致命傷。一是貪一時的逸樂，誤了前途的幸福。一是求一時的私利，毀了千載的聲名。這兩種人的將來，只用「痛悔」兩字，就可以包括了。

□「改良」是個好名詞，然而須在「良」字上注意。「進步」是個好名詞，然而應在「步」字上留神。

□無論甚麼國體，若使安分守己的良善之人，無法苟活，使奸險邪惡的僭越之輩，高車駟馬，土地雖大，人民雖衆，出產雖多，也必日趨於國亡民絕。

□現今人民所求的不是「高升到三十四層的天堂，而是莫再入十九層的地獄」。不是想

「在世界強國間並駕齊驅」，而是求「再勿失長城內一片國土」。

□我用種種的方法偵查，我敢預斷，現今喊嚷「環境不良」的人，將來若得着勢力，所造的環境，必更加倍的不良。現今高唱「解放婦女」的人，將來若得着權威，所解放的婦女，決不是賢德的婦女。

□求治的善法，誅殺千個盜匪，不如罷免一個貪官。

□俗語說「理直氣壯，理虧氣餒」。「理」就是「良心」。氣所以壯，是因為有良心作護符。氣所以餒，是因失了良心的援助。

□得人民的愛助者，雖弱必興。失人民之愛助者，雖強必亡。我國歷史中，這種先例極多。入民國以來，這種例子，更特別的顯著。

□「貪」字是人生的大敵。萬般罪惡，多是因「貪」之一念而起的。種種苦惱，也多是因「貪」之一念而生的。

□真能對外的軍人，決不肯對老百姓發橫。專能對老百姓發橫的軍人，必不能對外。

□宋朝立功最大的名將曹彬，在冬季不忍拆修牆壁，因為是恐怕傷害了裏邊的蟄蟲。美

國內戰時的南軍司令李將軍 Gen Robert Lee 行軍不忍踐踏田間的鳥巢。他們能對無罪無辜的小物，還有不忍加害之心，所以他們纔能對真正的強敵，有爭殺的勇氣。因為戰爭的原義，就是「抑強扶弱」的。

去年夏天某日，我在東華門一個小飯館吃飯，忽聽外邊，汽車吼叫和狗哀號的聲音。又聽有人說「軋死了，軋死了」。少時進來一個兇威的軍人，笑着坐下。我出門一看，見一隻將死的狗，還在車輛的輪下壓着呢。並且知道那位軍人，就是兇手。我轉頭對他說「你將車再倒開一步，那隻狗或可以活了」。他怒目橫眉，怪我多管閑事。及至他不得已，挪開車之後，那狗早已喪了命了。這事雖小，可以見大。在這連年內爭之間，老百姓死得不如那隻狗的，還不知有多少呢。

軍人是國家的干城。不是私人的鷹犬。警察是民衆的護衛，不是私人的家奴。前幾年，某派當權之日，許多上級官長，逆胡同，竟用衛兵站汽車，守鑿門。他們的太太遊市場，竟用軍警抱孩子，携東西。這全是輕蔑軍警的職責，不明白國家設立軍警的意義。因為這種緣故，所以纔養成不良的軍隊，纔發生爲私人戰爭的內亂。



□據報載北平將要建立「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」。我以為，這是自民國成立以來，最有價值，最當建立的紀念物。因為這些陣亡將士，纔是真正有功於國，有功於民的英雄豪傑。至於某某軍閥以前所立的陣亡將士墓或碑，不過是哄騙他們部下的傻小子們，爲他們賣命的「誘惑物」而已，不過是他損陰喪德的「紀念品」而已。

□軍人，能佔領本國幾省土地，不算光榮。若失去本國一寸之地，纔是羞恥。

□一國之興隆，是少數要人的功勳。小民不能分功。一國的衰亡，也是少數要人的過失。小民不能担過。國有亡於內亂的，然而內亂，也是少數的要人逼起來的。國有亡於外寇的，然而外寇，也是少數的要人招進來的。無論國興國亡，小民沒有興亡的責任可負。

□一國之中，少數的要人，若存「公心」，國就可興，多數的小民，也就隨着享安樂。少數的要人，若懷「私意」，國就必亡，多數的小民，也就隨着受痛苦。

□有人問我「共產黨若得了勢，能不能統一中國」。我說「共黨的詳細情形，我不得而知。然而據報載，他們那嗜殺的舉動，決沒有成功的可能。孟子說「不嗜殺人者，能一之」。嗜殺本來就大失人心，何況他們，鬧到如今，未殺得一個著名的軍閥貪吏，而專

以無權勢的人民，爲示威的犧牲呢」。

□ 淮南子上說「猛獸不羣，鷲鳥不雙」。英國俗話說「豬羊羣處，熊虎獨遊」。我以爲，生成一把男子骨頭，也當特立獨行，超脫於羣衆之外。凍死也好，餓死也可，決不可加入甚麼「派」或甚麼「系」。

□ 「其性與人殊」一句批評人的話，人全以爲是恥辱。我以爲「殊」不過是「差別，不同」，並無避忌的必要。不過，爲人應與惡人殊，與小人殊。要與善人同，與君子同。□ 作文寫字，意到筆隨，寫將下去。不必拘守成法，不必顧及體式。只要令人看得懂，使人認得出，就可說是文，就可說是字。何必效顰古人，更何必學步今人。

□ 作文之法，多讀古人的好文章。寫字之法，多看古人的好碑帖。不必成心仿學，不要勞神刻摹。隨時瀏覽，遇機考究。經得多，見得廣，自能下筆不俗。

□ 「文章軌範」那部書，將名文分爲「放膽文，小心文」已經是多此一舉。「作文百法」將文又別爲「一字立骨，反正相生，題前着筆，對面寫景」等等，更是畫蛇添足。依法讀作，只能使人陷入歧途，披枷帶鎖，矯揉造作，掩閉靈機，不合自然。

□我勸我的學生某甲，多讀古人的文章，少看今人的作品。他說「古文思想陳舊，不合現代潮流」。我說「文章只論香臭好壞，不論今文古文。文章含有道德勸戒的成分，就是香的，就是好的。文章含有淫邪挑撥的成分，就是臭的，就是壞的。譬如珠玉在古時是寶物，現今仍不失為珍品。古時的瓦礫是棄材，現在仍然是廢料。更要知，古時的狗屎雖臭，若以臭的程度而論，還抵不住新狗屎呢」。

□古人的臭文章壞文章，多經不起後人的淘汰，而滅絕了。所餘下的，香的多，臭的少，好的多，壞的少，所以可讀。今人的臭文章壞文章，還在「災棗禍梨」的期間，「大行其道」的日子，「無人敢惹」的當兒，「層出不窮」的時候，所以不可讀。

□對於字，我最愛「草書」。對於畫，我最愛「寫意」。至於「小楷」，「工筆」，我以為彷彿是塗脂抹粉的鄉女村婦。遠看無神，近觀無韻。愈端相，愈不耐端相。

□去年報上的廣告，有「一九三三的大衣」與「一九三三的汽車」，以及一九三三的那個，已經鬧得頭昏眼花。現在居然又登甚麼一九三三的文學，一九三三的小說。更令人不知所謂。莫非說，文學也是如同女人的衣飾或富人的用器，專在「新」字上追求

麼。要知，在一九三三的東西，到一九三四就不時興了。竭力求新，反要落後。這豈不是「庸人自擾」。

口在專制時代，若不用在位的帝王的「年號」就是「不奉正朔」。不奉正朔，就是謀反叛逆的亂臣賊子。中華民國，既是全中國的人，所公同愛護的祖國，既然還未滅亡，凡我中華民國的人，若非入了外國籍，說話，作文，紀事，就當用「中華民國紀年」。否則就是自認不是中國人。

口近幾年來，我中國，不知爲何，出了一些立異標奇的皮毛洋化之輩，或說話或作文，竟妄用「一九三三」，「一九三四」紀年。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他們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新人物。他們口唱打倒宗教而濫用耶穌的紀元，豈不是自起矛盾。

口現今的新人物所說的「公歷」（或公元），就是前幾年所稱的「西歷」（或西元）。因爲他們以爲中國人，若不與外國人同化，若不隨在外國人的屁股後邊跑，就要亡國滅種，所以就改用西歷紀年。又因爲直用西歷二字，怪不好意思，就改稱之爲公歷，（或公元）了。

□西歷（或西元）雖是按耶穌降生之年計算，但是因爲那時，計算得不精或傳說的不確，竟將耶穌生後的第五年作爲元年。（那時正當我國漢平帝元始元年。其時耶穌實在生於四年前，正當我國漢哀帝建平三年。）後來雖查出錯誤，怎奈因爲沿用已久，只好錯下來了。當初，只有奉耶穌教的國，用耶穌紀元。以後不奉耶穌的國，因爲自己沒有相當的紀年的方法，也隨着濫用起來。甚至，打倒宗教的蘇俄，也牢守不改。

□西歷算到如今，不過是僅僅的一千九百三十四年。所以西人若紀耶穌未生以前的年分，就加上B.C.兩個字母，紀耶穌既生之後的年分，就加上A.D.兩個字母，以爲區別。B.C.是英文Before Christ的減寫，是「耶穌以前」的意義。A.D.是拉丁Anno Domini的減筆，是「我主之年」的意義。「主」就指「耶穌」而言。所以耶穌教徒中，老派的人，若寫「一九三四」，必寫「救主降世一千九百三十四年」。

□在前清光緒末年，有一些新人物，因不贊成用帝王的年號紀年，曾大開談論。儒教則主張用孔子，佛教又提倡用釋迦，回教又打算用穆聖。聚議許久，因爲全是「偏而不公」，所以全未成立。自從我中華民國誕生，聯五族爲一，用民國紀年，不分彼此，是再

公平便利沒有的了。凡我中國人，若不以亡國奴自居，就應當遵用。

□我中華民國成立，僅僅二十三年。年數既不甚多，並不難記，並不難說。何必數典忘祖，自外生成，而用「一九三四」紀年呢。這種惡風，倡於幾個新聖人。盲從之輩，就起而效顰。這就是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中國不亡，是無天理」。我常說「中國若想要國強，必須剷除「泥古不化的老頑固」，必須推翻「見新就從的新聖人」。否則，中國必要亡在他們手裏」。

□有人指教我說「他們那些新文壇巨子，用「一九三幾」在他們的作品後邊，是爲使洋人，或讀或譯的時候，容易算記脫稿的年月」。我說「洋人有讀譯中國經史，詩歌，小說的，然而全是以年代久遠，淘汰所餘的爲主。少有讀譯現代作品的。縱有讀譯一二種的，也不過是要明瞭中國的新聖人，對他們外國人，效顰學步，到了甚麼程度了。要知，我國多數的新文壇巨子的產物，也不過是外國人的——尤其俄國人的——屁渣而已。

□新聖人們，用西元（或公元）記述他們的家譜或他們的言行錄，原無不可。最可恨的是將古時的中國人的事蹟，也竟用西元合算。類如「武則天稱帝，在公元六九〇年」以

及「韓世忠生於公元一〇八九年」等等的惡例。固然容易計算，可是不別朝代，不分唐宋了。我教英文，遇着外國的偉人，必先告明學生，那偉人生的時候，是當我國甚麼時候，以便中西對照，容易考究。

□人在貧賤的時候，若不能安分守己，到富貴的日子，必定禍國殃民。追查幾個已死與未死的軍閥的身世，就可證明他們那「罵名千載」的成績，全是自幼養成的。

□物質文明，只能增少數人享樂的範圍，減少多數人生活的安寧。僅以汽車而論，究竟有多少人，能得着牠的利益。自有汽車以來，路上的行人，增了許多危險，肺中吸了無量的毒塵，耳內受了屢屢的震動。

□美國，以汽車的輛數而論，占全世界第一。可是每年被汽車撞死的人數，也占全世界第一。現在，造汽車的人，仍然不止的研究速率的增加。將來人類，死於汽車的，必較死於瘟疫，刀兵，水火，疾病的，日增月添，而歲加多。窮苦的小民，一出門，就得預先留下「遺囑」處分後事。並須在身上寫名姓住址，以便家人領尸。

□物質文明，本可增人類的便利。可惜人心日惡，偏將與人有利的發明，變為殺人的利

器。譬如飛機，原可增加人類輸運的範圍，減少旅行的時日。然而狠心的人，竟將飛機用爲轟城滅敵的東西。使無辜人民，添了一種「正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的危險。

口歐美的人說「人是能笑的動物」，「人是能用器的動物」，「人是能羣的動物」與「人是政治的動物」。其實，以上幾樣特點，在別的動物中，也有能表現出來的，不必詳說。我以爲，人不過是「能進步改良」的動物而已。譬如，一萬年前的甚麼鳥築甚麼樣的巢，吃甚麼物。甚麼獸掘甚麼樣的洞，吃甚麼食。到一萬年後，牠們也必不能有改變的思想。人類獨能變古易常，對衣食住行四件事，永是研究改革的。

口人類。因爲能知「進步改良」，人類的苦惱，也就因此而增。別的動物，因爲不知進步改良，牠們的苦惱，也就因此而減。我終以爲「茹毛飲血，穴居野處」那時代的人，較這二十世紀的人，多有快樂。

口直木纔可以作棟梁。直人始可以當大任。彎曲之木，只可成小器。邪曲之人，只可任微職。

口「聖人」不是如同「蘑菇」，經一陣雷雨之後，就能由土裏鑽出來的。也不是可以經



一班信徒或一系一派一黨的人，於短促的時間，所能捧起來的。

□「聖人」須有超凡脫俗的個性，有邁衆超羣的天才，有勤勉刻苦的修養，有博古通今的學識，有「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」的道德與精神。又須得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的輔佐與繼成之力。

□孔子，釋迦，耶穌，穆罕默德，在當日，也決無人肯將他們認爲聖人。並且他們，也曾屢受凌辱，大遭疑嫉。他們雖有極頂絕巔的個性，天才，修養，學識，道德與精神，假着他們的信徒，不能誠心誠意，團結一致，恪遵遺教而行，孔釋耶回的道理，也決不能流傳普遍。只因他們的信徒，能不違遺教，所行所爲，超凡脫俗，能不「宣真方，賣假藥」，所以能引起別人的推崇佩服，向往傾慕。歷年愈久，信仰的人愈多，深入人心，牢不可拔。「聖人」的榮名，遂成了他們的「專利」。可見，雖是天生的聖人，若非有好的信徒，也不過是「曇花一現」，「人亡道息」而已。

□自從新文學興起，「文聖」，「文壇健將」與「作家」鑽出來不知多少。自從白話詩走運，「詩聖」，「詩哲」，與「詩人」鑽出不知多少。自從天足受歡迎，「美人」鑽

出來更不知多少。古人成名難。今人得名易。我替古人叫屈。我替今人慶幸。

□有人問我，甚麼是「個性」。我說「按心理學，人全有一個特異與人不同的性質。這不同的性質，就叫「個性」。不但人有「個性」，甚至除了人以外的動物，也全有個性。」「個性」有善惡邪正直曲之分。人若能牢守善的正的直的個性，就是君子。人若堅持惡的邪的曲的個性，就是小人。

□呂氏春秋說「石可破也，不可奪其堅。丹可磨也，不可奪其赤」。任子說「水可乾而不可奪濕。火可滅而不可奪熱。金可柔而不可奪重。石可破而不可奪堅」。於陵子說「良金百鍛而不失其采。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」。這「不可奪」，「不失」，或「不涅」的特點，就是「個性」。大丈夫，當學「石之堅，丹之赤，水之濕，火之熱，金之重，玉之潔」。

□我對學生講英文文法裏的「物質名詞」說「物，分之於極微極細，而仍不失原名的就是。譬如「木」可以做成棹椅。你若由其中任何部分，取下一塊，就不能稱所取下來的為棹椅，而得稱之為「木」。「紙」可以製為書報。你由其中任何部分，撕下一方，就

不能稱所撕下來的爲書報，仍須呼之爲「紙」。「木」與「紙」二字，就是物質名詞。我以爲「男子」也應如物質，任經如何改造，也不失原名原性。

□「個性」是「爲人」的資格。人若沒有個性，不但不配稱之爲「人」，簡直，是有愧於「物」。

□不但爲人應當有「個性」，作文寫字，也當有「個性」，沒有個性的文，縱然作得好，也不能成名。沒有個性的字，縱然寫得精，也不能傳世。

□文章與書法，決不可隨着人的鼻孔出氣。不可專一的婢學夫人。固然，在初學乍練的時候，須以一二名家爲模範，然而到了相近的程度，必須衝出範圍去。

□韓愈，柳宗元，歐陽修，三蘇（洵，軾，轍）王安石，曾鞏，所以能經人公認爲唐宋八大文家，就是因爲各有「個性」。老蘇，大蘇，小蘇，雖是父子兄弟，而文章的氣派，各具特點。他們八位，雖各有所宗學，各有所摹仿，而能跳出窠臼，使所得者與已同化，不露偷竊的痕跡。

□作文寫字，須自成一家。欲自成一家，不可專學一人或一派。否則縱然學得一絲不差

，也不過成了一人一派的奴隸。受了麻醉，終生不能表顯個性。

教育的目的，是爲發展良好正大的「個性」，消滅惡劣邪曲的「個性」。

四人身如同鐘表。四肢五官五臟六腑，正如鐘表內外的機件。命，正如鐘表的主要機關（發條）。人吃喝，如同鐘表須「上絃」，人得病，如同鐘表須擦油泥。人死，如同鐘表斷了發條。不過鐘表的發條，還可以接，可以換。人的發條一壞，只有「完事大吉」。市上可以尋得到二百年前的鐘表，然而找不着二百年前的男女。

「人無百年身，枉作千年計」一句俗語，是極應牢記在心的。人若能時時想到這句話，世界上就能風平浪靜，家給人足。

「不必「怕餓死」。你守定正道而行，看看餓死餓不死。不必「羨富貴」。你妄行險路而求，看看有禍沒有禍。」

四前年，我由小市上，買了一個牙製的骷髏，到今日還擺在書棹上。我對牠敬如師長，尊若神聖。我每逢因貧賤着急，我就看一看牠。想一二十年後，我的本像也不過同牠一樣，我何必貪求。我每逢因憤怒恨人，我就看一看牠。想到一二十年後，他的本像也不

過同牠一樣，我何必煩惱。

□以書法而論，專以滿清說，王鐸學柳，劉鏞與何紹基學顏。然而人不能稱王的字爲柳，不能呼劉字何字爲顏。必說「這是王，是劉，是何」。朱家寶學黃，雖學得升堂入室，而仍不過是黃庭堅的忠僕，不能取消奴籍，被人稱之爲「朱」。錢南園學顏，露的形跡雖多，然而所能以傳，是因爲人格，並不是因爲書法。

□將文章作好了，或把字寫好了，雖不署名，而能令人一見，就認出是誰的文，是誰的字，那纔算到了「名家」的程度。不但文字與字是這樣，一切藝術，若想成名，也當如此。

□文章或一切藝術，縱然好到絕頂，也須用「人格」作護衛，作先鋒，纔能經人寶愛，傳流久遠。曹操，秦檜，嚴嵩等人，全是文章能手，書法大家。他們並非不愛作文，不寫好字，然而竟不能流傳的原因，全是被當時或後世的人毀滅了。王安石雖被一些學者所恨惡，他的文章竟能傳流至今。原因是他那頑固不肯隨和的「個性」，至死不改，他的文章，又非三蘇所及。

□現在，我最以為可憂的是，我國與古時相較，事事物物，無不「退步」。僅以「人」而論，所謂「好人」也好不及古人。所謂「壞人」，也壞不過古人。現今，在我國壞的「要人」中，若尋一個像曹孟德的，竟尋不到。縱有一二要學他的，又沒有他的學識。有人將已死的某統總比曹孟德。我當時大加反駁，說「他那一點配」。

□文章本是自由的。是一時興到，隨手記出來的，不必分析甚麼派別。可恨我國現在所自命為文壇健將之輩，竟吃洋人的屁灰，將文又分為甚麼「浪漫主義，象徵主義，表現主義」。尤奇怪的是「未來主義」。愈分愈亂，令人或讀或作，全要加上桎梏。

□現在的人心，慢慢全要變成「虛，浮，躁，僞，陰，狠，險，毒」。所以製造的東西，也漸漸表現這種惡劣的現象。再求堅實耐久，是妄想了。我看拆毀北平東安門的石橋與宣武門的壘城時，所費的力氣與時間，知道古人做事，全有萬年的計畫。

□我想現在若將故宮裏的三大殿拆成平地，所用的時間，比建築九大殿的時間還要多。拆毀若反比建築還費力。那麼，耐久不耐久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□我乍到北京讀書時，北京各商店，並無華麗的門面與輝皇的電燈。然而內部是充實的

。舖夥的穿戴，簡陋樸素。可是日有存蓄。現在商店的門面，只求壯觀，舖夥的衣履只求漂亮，也不過是應了俗語所說的「驢糞球兒，外面光」。

口去年年底，有人送我十匣點心，五匣掛麪。裝璜美不可言。堆積一齊，足達三尺之高。及至打開瞻仰，點心不足一斤，并且難以入口。掛麪不足四兩，并且糟不可言。我對我的她說。「他們全在外表上注意了。這大概如同北平喪事所用的「餈餈棹子」欺人騙鬼，根本就不為「吃」的」。

口用文治，可以立國。用武功，也可以立國。亘古以來，決沒有用騙術，可以立國的。用整舊之法，可以強國。用維新之法，也可以強國。決沒有整個販運外國的文化，可以強國的。

口某報登載某青年的來函，大意說，他生在不良的家庭，不能容身。處在污濁的社會，難謀職業。投入機械式的軍隊，度牛馬式的生活，受種種慘酷的待遇，前途黑暗異常……等等的話，並求指示明路。某報編輯，勸他存正大的志向，努力自修，做一個好軍人。某青年雖染了現在青年的毒，然而還怕誤人歧途，實在是可造之材。某編輯那種答

覆，實在是「因勢利導，對症下藥」。假若遇見野心的編輯，也必要隨某青年，大罵環境，未免就要將那位青年引入愁雲慘霧裏去了。

□某青年要知，不良的家庭，正是鼓勵有志者的興奮劑。自古以來的偉人，多是由不良的家庭，激迫起來的。不易謀求職業，是怨自己沒有真正的本領。真有本領的人，少有真餓死的。軍隊原是機械式的，原是牛馬式的，待遇原是慘酷的。不但中國的軍隊是如此，甚至目下「青年們，所認為天堂的蘇俄」的軍隊生活，也不能例外。俗語說「不經苦中苦，難爲人上人」。威振環球的拿破崙，乍入軍隊時，也不是總司令。中國的名將，也多由小兵演進而成的。

□一個青年，若居家，就怨恨家庭。處社會，就怨恨社會，或到一處，就怨恨一處，我管保他一生也沒有成功的希望。不但不能有所作爲，簡直，心中一時也不能安寧。縱然將他送到他所羨慕的蘇俄，他也要喊革命。縱然將他送到天堂，他也要向下跳。

□我對我的學生某青年說「人處於不良的環境中，如同身落泥塘裏。決不可亂嚷亂罵，或呼求救援。必要奮力爬出來，纔是好小子。若能在爬出之後，再設法將泥塘填平了，



纔是大英雄。

□世上種種的困難，決不是「少爺式」的人，所能戰勝的。世上種種的勞苦，也不是「少爺式」的人，所能忍受的。「少爺式」的人，縱然趕上「天雨金」，他也不願費力拾起來，他還恨上天不替他送到銀行裏去。縱然天上掉洋服，他還嫌式樣不摩登，顏色不如意。縱然天上掉麪包，他還嫌無菓醬缺黃油。這雖近乎笑談。然而現在一些「挑撥」性質的書報，多能將「大有後望的青年，練成這種少爺式的廢物」。

□英國格言說「平靜的海面，養不成精練的舟子」。我以為，安樂的境遇，造不成偉大的英雄。

□哈蘭德 J.G. Holland 說「上帝爲鳥造食，然決不送至其巢內」。他那話正是爲那種「怨天尤人，不知進取」的人說的。

□現今的青年，並非異於古時的青年。也非是甘心自願爭先恐後的跑入歧途。他們所以沉溺日深，是因爲沒有真正引導他們走入光明之路的人。並且一些受外人蒙養或野心的「學者」，用種種鈎餌，誘惑他們，猛力的向歧途裏盲行。我常說「現在若想爲一個好

青年，比當初修成一個神仙還難。

□青年正是不小不老的人，應當守定中道而行，不頑固，不趨新，順中正之路，謀求將來應世的學識。可惜他們多被兩種極端派的人——老頑固與新野化——害了。「老頑固」既不能對青年加以正當的指導，青年們遂不由得被「新野化」吸收了去。青年人如同魚鳥。新野化如同釣翁與獵者。老頑固就是驅魚上鉤，驅鳥入網的人。

□有人問我「爲甚麼在前幾年的一些新聖人，現在竟被一些青年，譏爲落伍了」。我說「因爲那些新聖人，又多活了幾年，思想慢慢的入了軌道。並且回國的日子多，作的文也可以使人懂了。思想若入了軌道，作文若令人可懂，還不是落伍麼。」

□我中國現在的男女老少，所以不能相安共濟，是因爲守舊的太舊，維新的太新。雙方分道揚鑣，各趨極端，中間斷了連系。並且缺少不舊不新的「折中派」溝通新舊兩派的隔膜，調停兩派的偏見。

□日本維新，在中國之前。可是日本的摩登男女，摩登的程度，遠在中國之後。日本，到現在還不准演接吻的電影。我中國的摩登男女，在公衆的地點，就敢親嘴抱腰。日本

國民現今還主張「保留古代的遺風」，我中國摩登男女，竟提倡打倒舊日的倫理。日本的閣員，尚肯乘坐電車，我中國官至司長，就以爲不乘八車，是不合身分。何怪日本島民日強，何怪中華民族日弱。

口人說「星加坡是各種民族的展覽會」。我看我中國，僅就北平一處而言，是一個「新朝舊代的陳列所」北平有不知「民主共和」的鄉民，有高談社會主義的學者。有三寸金蓮的姑娘，有燙髮光腿的小姐。有講三從知四德的女子，有破倫常滅宗教的「密斯」。有十八世紀的土房，有立體式的洋樓。有康熙元年式的轎車，有一九三四式的汽車。甚至一個家庭的人口，以思想新舊而論，相差足有三百多年。

口用馬車與汽車作比方，足可證明中國守舊與維新的現象。守舊的人維新，纔達到馬車的程度。維新的人進化，已超過汽車的速率。一個太慢，一個快，中間「接不上氣」。

口有人問我，中國近幾年來，爲甚麼愈文明進步，愈見危亡。究竟有沒有補救的方法。我說「中國所以到了這般地步，是因爲一些有勢力的要人與學者，合着眼，昏着心，隨着洋人胡趨亂跑，跑進了泥塘。現在救亡之術，不是上前猛進。是睜開眼目，先在泥塘

裏，尋求一條出路。我以為「新生活運動」若不變成一種「例行公事」，就是最好的。一種尋求出路的方法。

□現在北平的當局，又要提倡舉行「大掃除」了。真是一件可歌頌的善政。不過，我以為，定期限日的大掃除，實在不如實施天天日日的「小掃除」。若僅在大掃除的特典上用心，恐怕就要學了四年前，北平的「清潔運動」。

□若欲使城市整潔，一切通衢大道，須由官吏督率清道夫，勤加工作。衚衕僻巷，須由官吏責成各住戶，每日認真掃除。若有一家門前，污穢不潔，就加以嚴重科罰。不可信靠自治的機關，總當由公僕（官也）時時注意。

□中國人中。有許多是不能自治的。非由官吏督催，認真巡視，決不能有良好的效果。僅以「清潔」而言，庚子年，洋兵分段治理北京，連貧窮的大雜院中的小孩子，也不敢在門前開「拉屎展覽會」。並且住戶，不論身分，若不將門前洒掃潔淨了，就有挨打受罰的羞辱。經洋老爺管教之後，果然達到了衛生的表現。

□我終以為，在我國未亡之前，由各住戶將門前，自加洒掃，較亡國後，由洋鬼子用皮

靴督催而施行清潔的運動，體面得多。

口使我大感痛苦的，就是中國多數的人，不講公德。我無論在任何城市居住，我每日必親身將臨近我的門口二三丈內，灑掃清淨了。然而常遇着街坊，任意的作踐，使孩子們，用爲廁所。我屢加勸導，他們多用「你管得着麼」一句回答。這種陋風，只有將來洋老爺，可以管得着。

口在中國——尤其是北平與天津——住雜院公寓旅館，實在能使講理的人，氣破了肚皮。你正要安寢，有人就大唱二簧。你方要合眼，有人就大打麻將。只顧他們的自由，不顧別人的安寧。他們竟認他們的舉動爲當然，你的干涉爲非禮。至於唱小曲，潑髒水，倒爐灰，光膀子，出怪聲，罵大街，還是小焉者。所以中國有一句話說「修八代，修一個好鄰居」。

口愈是公衆的所在，愈不能有個人的自由，更不可將「放肆」誤認爲自由。在公共的所在，任意自由，就是擾亂公安。在公共的所在，任意放肆，就是破壞秩序。

口茶樓飯館戲園以及一切娛樂場所，雖是尋樂開心的地點，然而不能自治，不知禮貌的

人，不當容他有放肆的可能。我中國有一部分人，專以爲在以上各處，擾亂公安，破壞秩序，爲光宗耀祖。你若稍加規勸，他必說「我是花了錢的。碍不着你，你不配過問」

□飯館是公共吃喝的地方，理應保持相當的安靜。若高聲談笑，足能擾亂大眾的神經。在外洋各國，進入這種地點，必低聲輕步，無異進入禮拜堂與神廟。這並非怯懦不敢自由，這正是重己敬人的君子之道。

□在飯館，高聲談笑，已經是失禮的蠻行，然而還有人喊破喉嚨，拼命似的猜拳，扯開嗓子歌喉。爲勸酒起見，小聲猜拳，還不失爲歡宴的一種方法。至於飯館之內，既非舞台，又非曠野，何必大顯腔調，高唱二簧。要知，正在你山嚷怪叫，聲震屋瓦之時，正是鄰座縐眉蹙額，掩耳心煩之候。你固然是「花了錢了」，別人也不是「免費來吃的」

□我在飯館用飯，菜將擺上，常見鄰座的飯客，在棹旁拍身上或腳上的灰塵。我將要取菜入口，鄰座的飯客，竟在棹旁大吐黃痰。前後有空地方有痰盂，他們竟不肯親勞玉趾，多行幾步。我每加干涉，所得的答語。總是「我也是花錢的。你管不着」。我想，中國民族道德之衰亡，多壞在「你管不着」一句話上。

在戲園劇場，喝采鼓掌，是爲鼓勵演員的。然而我中國有些人，竟將這種擾亂公安的舉動，擴張到電影院裏。我不知他是有甚麼目的。

開飯館的若想生意興隆，必須飯菜精美，價錢公道，房屋雅潔，器具整齊，伺應周到。一切設備，務要合乎衛生。不在乎刀杓亂響，山搖地動，狂喊助威。可惜北方一些飯館，皆以爲不如此，招不來財神顧客。不這樣，顯不出生意發達。

我每逢上一次飯館，出來之後，就覺耳中尚有吵嚷的恐怖、心驚許久不能定神。他們那些堂倌，每叫一個菜，必要大逞喉嚨，誇示聲音。每報一次賬，賬房先生，也必隨聲接喊。山巉怪叫，驚人耳鼓，刺人神經。我遍遊十幾省，只在北方——尤其是平津二處——纔見着這種擾人的惡例。

我雖是中國人，是北方人，我最愛吃南飯館，吃西餐。因爲無論客座多少，多麼忙亂，決聽不着堂倌在飯館練嗓子，更聽不着廚師用刀杓作音樂。

東安市場有一家飯館子，在開張不久，我曾去探險一次。飯菜粗劣，價錢奇昂。可是以能喊叫而論，足可名列全球第一。堂倌上下樓梯的聲音，足可使雷公，退避三舍。我

對他們的掌櫃說「請你們以後，多在菜飯上注意，不可僅在喊叫上研究。要知發財，不是由喊叫得來的」。現在那個「喊叫傳習所」早就關門大吉了。或者他們的老板，還以為是因爲喊叫得未到家呢。

口北平有幾家飯館，并不在飯菜上用心，反竭力搜羅嗓音洪亮，善於嚷叫的堂倌，以便聲驚四座。這正與學校，不在功課和體育上注意，而專門禮聘幾名選手增光助威，濫出風頭，是一樣的離了正軌。

口前年我的朋友某甲，給我寫信，介紹兩位新到中國的美國人，請我招待。我請他們在東安市場某飯館用飯。他們吃到半途，即告辭而去。說「你們中國的菜真好吃，可惜我們的耳朵受不了」。

口孔子說「食不語……」。他並不是說，見了飯菜，就低頭猛吃，連話全不肯說。他是說，不可說不當說的話，不可任意喧嘩以免撥亂同座的人。外國不論，單以北平的洋飯店說，無論一個飯廳有幾十棹坐客，決沒有高聲談笑的。並且小孩也知注重公安，保守秩序，對於吃飯的禮儀，應當牢守「古化」並要仿學「洋化」。



口我中國人——尤其是闊人——對於宴會，多不肯按時出席。尤可恨者，是以爲到得愈晚，愈以爲光榮。到得愈早，愈認爲可恥。因爲自己端架子，使別人陪着耗光陰，這是何苦。現在我同朋友約定，有人約請宴會，要提前十五分鐘到場。寧可候主人，不令主人候客。

口十年前正在某派走運之日，某闊人在北平某外國飯店宴客。原定下午六點。九點客纔到齊。客氣寒暄一小時之久，然後讓座。讓至半個鐘頭，不能解決。將一座飯廳，幾乎變成豬市。飯店洋老板氣極，連息了三次電燈，他們纔入了軌道，鬧了一個不歡而散。洋老板遂發誓，再不接待中國人。

口中國固然是個「禮儀之邦」但是禮儀應「適可而止」。並且主人應預先用紅紙小條寫明諸客座次，以免爭執，而省光陰。

口西半球某國，當初曾用感化的方法，處治撞傷人物的開汽車的。將開汽車的與所撞傷的人物，關在一齊。使他看一看殘肢斷骨的慘狀，感化他的良心。豈知釋放之後，開汽車的仍不改草菅人命的惡性。可見感化之法，不是慎重人命之道。

□在交通發達，車輛繁多的城市。行路的人，須前瞻後顧，時刻留意。橫穿街道時，更要詳看左右，不可低頭慢行而大邁四方之步。既有行人的便路，不必在馬路中，擺擺搖搖。

□近幾年來，常常發生軍用汽車撞人毀物的消息。原因，多是開車的仗賴「軍用」二字，開足馬力，橫衝狂馳。軍事運輸，若在戰時，固當以速快爲是，以免遲誤軍機。拿破崙，因他的砲車出發晚了五分鐘，竟致一蹶不振。然而若在平時，爲慎重民命起見，軍用汽車，若緩開一點，也誤不了軍國大事，行路的小民，也就感德無涯了。

□有勇將，決不能有弱兵。有賢父，決不能有逆子。有愛民的將官，決不能有擾民的士兵。正如有貞潔的婆母，決不能有賣淫的兒婦。

□軍人是保衛國土的，不是對國民示威的。真正的良好軍人，對敵國要威如猛虎，對國民要柔若綿羊。如此，纔能使敵國畏服，纔能使國民愛護。

□岳武穆所以能使金人破膽，背地裏，還稱他「岳爺爺」，就是因爲他專心對外，紀律嚴明。他所以得人民的信仰，就是因爲他的兵，能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擄掠。某省的軍

隊，所以受敵人的輕蔑，受人民的恨怨，就是因爲一部分的官佐目兵，反逆岳飛之道而行。

「某省的軍隊駐在我的故鄉灤縣時，軍中，對老百姓，有一種歌謠『打是餃子，罵是麪。不打不罵，小米飯！』。軍隊行有行餉，駐有駐餉。百姓沒有直接供給的義務。他們的長官既明徵給養，他們又明擾居民。然而他們的司令，深居簡出，又焉能知道人民的痛苦。結果，少數的貪將劣兵，得了便宜，某司令担了惡名。然而他還不知道呢。

「耘田要除害苗。養馬須去害馬。治國治軍，以至辦學校，開工廠，設商店，也離不開這種原則。若將其中的壞的去了，纔能保全好的。否則就要應了俗語『一木杓壞一鍋』。

「民國元年十月，我入武昌陸軍學校充當教員。武漢一帶的人民，因曾受北兵騷擾，甚至見着北方人，全有憤恨之意。湖北駐防的旗人，因平日仗勢欺人之故，武昌起義時，不但將旗人殺盡誅絕，且連累一些不是旗人的北方人。那不怪武昌人無禮殘酷，是因爲少數的北兵與少數的旗人，種下了惡因，使無辜的北方人也受了連累。

□當一個要人，修墳地，建宗祠，不是光宗耀祖。做一個好人，不給乃祖乃宗招罵增羞，纔是真正的耀祖光宗。

□爲好人，只要一個良心。做惡人，須費千條妙計。

□青年人，多爲「將來」的事作夢。老年人，多爲「已過」的事後悔。中年人，不但爲將來的事作夢，又爲已過的事後悔。人之一生，也不過是作夢與後悔而已。若能將「眼前」的事，盡力而爲，就可以不爲「將來」作夢，也可以避免爲「已過」的後悔。

□合理和恆久的「生活目標」是「志向」。非理與變動的「生活目標」是「妄想」。也可以說，志向是「定見」。妄想是「作夢」。

□志向是專一的。妄想是複雜的。偉大的人，一生只能有一個志向，所以能成大功立大業。平凡的人，一生存無數的妄想，所以必多失敗少成功。

□志向如正路，只要一心一意的走去，雖途徑長遠，終必能達到目的。妄想如歧途，縱然東奔西馳而求，雖途徑短近，終必不能有所成就。我半生所以寸名未立，一事無成，就是因爲錯將「妄想」，當了「志向」。

□我曾求朋友將「寸名未立，一事無成」寫爲對聯，懸在我的寢室。有同學老友見了說「這對聯彷彿輓聯，你何必懸掛」。我說「我生與家庭無益，與社會無補，與國無功，與世無利。活着與死了，毫無分別。你說是輓聯，實在合情合理。我壽終之日，你若能將這八個字作輓聯，纔真是我的知己。假若你用「典型猶在」，「哲人其萎」或「老成凋謝」等等的詞句送帳子，那纔是罵我呢。

□爲人與立國相同。爲人只靠自己要強，不存損人利己的念頭。縱然發不了大財，做不了大官，然而也受不了大窮，招不了大禍。立國只靠整理內政，不做侵略的行爲。縱不能擴張領土，威鎮環球，然而也不致大遭慘敗，民亂國亡。

□爲人若到無人敢惹的程度，就是到了壽終的日子。立國若到無國敢惹的範圍，就是到了滅亡的時候。人爲日本人高興。我替日本人懷憂。勢不可作盡，篷不可扯滿。招白種人之嫉，事小。傷同種人的心，事大。

□貪人不能長富。貪國不能長強。人因貪而敗。國以貪而亡。

□獅虎，天性兇暴，殘生害命。然而種類，不能發達。牛羊，天性溫良，屢受摧殘。但

是子孫，日加繁殖。可見「強者榮華，弱者消滅」之說是不合「自然現象」的話。

□自然之理，是「抑強扶弱，獎善懲惡」。人若背逆自然之理，自逞聰明，自顯強橫，就是對自然革命。遲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。我所說的自然淘汰，就是循環果報。

□自然之理是「損有餘而補不足」的，是「戒滿忌盈」的。高大的山與深長的河，尙且日漸縮小。人的壽命，既不如山河，就當不求有餘，力避盈滿。

□「強存弱亡」一句話，是擾亂世界的根源，是已過的。世界第一大戰的成因，是未來的，世界第二大戰的種籽。

□「階級鬥爭」的學說，是滅絕人類的預兆，是現今人類相仇的起點，是將來人類互殺的歸宿。

□人類的的不平等，是自然而然的養成的，不是忽然改變的。正如高山因積土粒，深海因匯水點而成的。人既不能平山填海，也必不能使社會各階級化爲一律。更不利用一種學說，於一時之間，除淨階級的存在。

□古聖前賢，用「愚公移山」持久耐煩，和平穩妥的辦法，勸化世人的惡行。勸了幾千

年，尙未能達到「天下爲公，世界大同」的邊際。今人竟想施用「揠苗助長」急迫躁猛，相仇互鬥的手段，強使人類的階級，於少時之間，化爲相等，豈不是徒勞妄想。

四人力縱能移山填海，也不過只能移一小部分。歸終還是要「望山流汗，望洋興歎」，空耗氣力，達不到目的。那麼，利用「階級鬥爭，混合貧富」，縱能發生效力，也不過是「一部分」的，也不過是「一時」的。

五我爲己奮鬥二十餘年，到現在沒有半間的房產，並無一百元的存積。我豈不願向富者鬥爭，平均產業，平均勞逸。怎奈人事是複雜的。或貧或富或勞或逸，各有原因。決非是一「共」之後，就可以化爲一律的。要知學說終是學說，牠的勢力，決打不倒事實。

六人類有富貴貧賤的階級，我以爲，正是鼓勵人自強上進的梯子。你若羨慕人的富貴，你就勉力向上攀登。若只坐在梯子底下，怨天尤人，夢想有人把你抱上去，那是徒勞妄想。你縱然將梯子打倒了，仍必有人將牠扶起來，再往上爬。

七世事就彷彿一個梯子。人生就如同爬梯子。在這梯子前後左右，你爭我擠，各不相容。若得到梯子的正面，就費力小而成功易。若得着反面或側面，就費力大而成功難。你

若爬不上去，只可怨你的志不堅，腳根不穩，不能怪人推你擠你。

■勞資之間，並沒有甚麼分界。工人若勤儉耐勞，積有盈餘，也可以變成資本家。資本家若奢侈不節，怠惰放肆，也能降為工人。今日被人僱用，明日就能僱用人。我見這種的實例很多了，所以「勞資」不過是個「有時間性」的名詞。

■人人罵資本家。人人罵官僚。但是，誰不願為資本家，誰不願為官僚。我只望慣罵資本家，慣罵官僚的人，一旦走了運，變成資本家的時候，若能為工人想。變成官僚的日子，若能為百姓想，就不致於再招人的罵了。

■勞資雖有貧富勞逸之分，實在是互做一件事。勞方出力，資方費心。勞心者獲利多，勞力者獲利少。無工人無資本家。無資本家，工人無工作。雙方應互相諒解，和衷共濟。和則兩利，仇則兩傷。萬不可容納第三者的誘惑，而善待工人。萬不可聽信第三者的挑撥，而輕於罷工。要知第三者全是「管莊子」一流的人物。在兩虎相鬥之後，他就如願以償了。（註）管莊子，論語作卞莊子。

■中國並沒有真正的大資本家。商店與工廠裏的「財東」不過多是有錢而好事的土財主



。這種財主，又多是「少爺」式的。他們拿錢，只是捐「東家」的虛銜。得實利發大財的，還是他僱用的大小掌櫃的（或經理）。並且掌櫃經理，也多是由勞工進化而成的。縱有苦待工友之處，也是他們的設計。若將土財主認爲資本家，那就錯了。

■我是由學校出身的。我深知「學生頭兒」管學生，甚於校長教員。我入社會二十餘年的經驗，更使我知道，工頭管工人，甚於資本家。婦女管婦女，甚於壞男子。二房東對房客，甚於大房東。我也當過二房東，我對於催索租金，比大房東，還不客氣。可見「奴使奴，使死奴」與英文所說「弱者之間的專制，過於強者」兩句話是至理名言。

■朱熹說「肯爲別人想，是第一等學問」。現在各國所以不安，中國所以不定，就是壞於「不肯爲別人想」的人太多。

■國際之間，甲國若肯爲乙國想，就不能侵略乙國的領土。一家之內，父子夫婦兄弟叔姪姊妹姑嫂，若肯互相爲別人（對方）想，就不能起家庭爭命。社會之中，富貴貧賤老少尊卑，若肯爲別人想，就不能有階級鬥爭。

■肯爲別人想，就是孟子上所說的「不忍之心」。不肯爲別人想，就是詩經上說的「忍

心」。不忍之心是慈祥的。忍心是狠戾的。不忍之心就是「仁」。忍心就是「不仁」。仁就是「善」，不仁就是「惡」。

□英文所說的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就是「肯爲別人想」。所說的 Commiserating Myself 就是「不忍之心」。可見洋聖洋賢，也是與中國的古聖先賢，同想到一條路上去。這種思想，若能普及人羣，世上就是天堂，用不着拜神佞佛，禱告天主，歌頌耶穌。自己的心，就是上天堂之路，就是入地獄之門，何必向外面去尋。

□「天堂」與「地獄」兩個名詞，本是人造的，假定的名詞。可是人也能將世界造成實在的天堂地獄。自古以來，一些君子，就是造天堂的。一些小人，就是造地獄的。自我民國成立，人民日處於刀山劍樹確磨研之間，就是因爲造地獄的人太多。

□良心就是上帝。背逆良心，就是得罪上帝。

□俗語說「爲人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」。心所以不驚，是因爲有「良心」從中作主。

□據我多年的觀察，無論如何貧窮卑賤的人，全有發達的希望。惟獨好佔便宜的人，永

遠不能有發達的可能。因爲好佔便宜的人，是生就一身窮骨頭。他無論算計得如何精巧，到底還是「外面拾進來一升。家中反失了八斗」。

口精於算計別人，必疏於爲自己計算。人所最容受欺騙的時候，就是正在他用心欺騙人的日子。

口現今我國，是愈改愈壞，愈革愈糟。愈求進步，愈見退化。這種不良的結果，是因爲一些倡導改革的志士們，缺少鑒別的能力，將我國原有的好的，全改革完了，又添上外國的壞的。壞上加壞，焉得不大壞特壞，怎能不大糟特糟。

口小學教科書的良否，關係人一生的成敗。在小學若打不好根基，入了中學大學，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。我們將民國初年所編的小學教科書，與現今的小學教科書，加以比較，就可證明，教育爲甚麼日漸退化。

口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人材，是「知已知彼」的。若不先將真正知「己」的知識，灌入腦中，決不能追求真正知「彼」的學問。我國許多的留學生，回到中國之後，竟不能使中國得着他們的利益，就是因爲他們多能知彼，不能知己，對外國的事明白，對本國的事

模糊。

口日本的留學生，回國之後，仍不改國民性，仍是日本人。我國的留學生，回國之後，多失了國民性，多變成外國人。日本的留學生回國，多服務社會。中國的留學生回國，多鑽入官場。看一看現在我國的文職大員小員，有幾個不是掛着英美大學博士碩士的頭銜。

口我的學生某甲，爲將來沒有「出路」，大着其急。我對他說「你將眼前的功課，預備好了，將來自有出路。若只在吃喝玩樂上注意，僅在衣飾上講求，將來不但沒有出路，簡直，只有死路」。

口當初鄉間的人，賣去三畝田，可以造出一個秀才。現今鄉間的人，賣去三畝田，不足給兒子做一身洋服。當初造出一個秀才，至不濟，還可以慢慢的收回三畝田。現今造出一位學匪，多是把產業也光了，把兒子也毀了。

口城市中的人，向鄉間遷移，是國泰民安的現象。鄉間的人，向城市中移動，是民亂國危的兆頭。

□天下惟中國的百姓最老實，最怕官，最容易治。當權的人：若不能治中國，天下再沒有可治的國了。

□中國的百姓，並不求參預政治，並不求官吏保護。只要官吏對他們，不敲骨吸髓，他們就心滿意足，歌功頌德。

□各國軍隊，屯駐防區要塞，對百姓無所需索，且竭盡保護之責。開拔調防之日，百姓也無若何感謝的表示。因為衛國衛民，是軍人的天職。百姓既為國盡了納稅的義務，當然應享保護的權利。

□我國的駐軍，只要不加搔擾，百姓就認為是恩出格外，受寵若驚。除了製送萬民傘萬民族之外，還要登報頌揚德政。這種老實可憐的實例。全球五十餘國中，除中國外，再也尋不出來。

□在中國當老百姓，最好是不住在「用兵所必爭」之地。僅以近三百年以來，只以我灤縣而言，連遭吳三桂，李自成，清兵，軍閥，外寇，匪軍的蹂躪，屢屢不得安生。但是灤縣的百姓，雖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仍不願逃出龍潭虎穴之地，別尋樂土。我若有養身之

道，仍要轉回故鄉。可見居住險要之地的人民，並非不怕遭劫，只是故土難離。

□有人說「在已往的二十餘年中，我國的政客軍閥，只能在「中華舞台」上演唱「雙天師」。他們互相排擠，彼此攻訐。究竟誰是真的，誰是假的，我們小百姓，實在無法區別」。我說「真天師能降妖捉怪，假天師也能喚雨呼風，他們那能比得上。他們不過是瞎唱「五花洞」而已。縱然證出誰是真「武大郎」，誰是真「潘金蓮」，又有甚麼價值

□我極願做官。朋友問我願做官的理由。我說「在中國千行百業之中，惟做官最容易。並且愈大愈好做。文的，我不敢做「書記」，「傳達」。武的，我不敢做「連長」，「排長」。至於「主席」，「司令」，我敢立刻走馬上任。因為官愈大，愈用不着學問。

□在滿清將亡的時候，有不會寫「軍」字的陸軍部尙書。在袁政府的時代，有認不清自己大名的督軍。假若他們是書記或秘書，不但掌不了大權，發不了大財，簡直，保不着飯碗

□各行之中，據我看，惟有「唱戲」與「教書」最難。因為挑眼的觀衆最多，決不是可以模糊對付的。唱戲的，若是「大草包」，還可以下降而跑「龍套」，充「掃邊」。教書的，若是「半瓶醋」，在學校內，決無濫竽充數之餘地。我所以竭力要跳出教育圈子

，就是因爲在學校裏，不易謀生。

□近一二年來，連連發現貪污大案。案中的要犯，或遠逃國外，或匿避租界。當局若果肯拿辦他們，他們怎能安然出國，焉得穩居租界。縱然他們託庇於洋人宇下，既不是政治犯，又爲何不肯交涉引渡。若能趕緊將他們明正典刑，非但可以制止貪污，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憤怒，也可以使外國人少說閑話。因親屬關係，容留一二奸貪，固然是人情之常，但是若爲全國設想，爲自己的聲名打算，則萬不可稍存姑息。

□劉邦所以受人民的歡迎，是因他能先除苛法。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悅服，是因他能先誅貪官。

□苛稅不除，民生無望。貪吏不誅，國命不保。

□定國不在獎善，只在去惡。因爲去惡，就是獎善。對善者，要聽其自然。對惡者，須痛加誅戮。

□我中國的政治，所以屢改屢革，永未上了軌道，只是因爲掌權的人，對「公私」二字，分別不清。其實，事關個人或少數的人，就是私。事關國政或多數的人，就是公。

□ 掌權的人，對私字上用心，不過養成一羣脅肩諂笑的小人。對公字上注意，纔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。日與君子相親，必定公心日長，私心日退。公則人心歸服。私則民心離散。

□ 宋朝名將曲端，爲涇原都統的日子，他的叔叔，爲他部下的將官。因爲打了敗仗，曲端就不顧叔姪的關係，立刻將他叔叔，在軍前正法。並且作了一篇祭文說「嗚呼，斬副將者，涇原統制也。祭叔者，姪曲端也。尙饗」。他這種辦法，既能全「公」，又不廢「私」。焉能不得全軍的敬畏，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頌。

□ 明朝名將戚繼光，因爲他獨生愛子，臨陣回顧，竟不念父子之情，斬了他的兒子。不怕當了絕戶，斷了香烟。他能不因私害公。所以他纔能東平倭寇，北衛邊疆。今日掌權的人，多因私廢公，不但對親屬，力加庇護，甚至因同鄉的關係，也能毀法亂紀。何怪東北四省，被島民白白的捨了去。

□ 外患不足以亡國。內亂不足以亡國。惟國法不能推行，必致亡國。並且法律若得推行，國政纔能入了軌道。國政入了軌道，自然不能發生內亂。內亂不起，自必不能招起外患。



□無論行甚麼政體，講甚麼主義。反正是，法行於上則治，法行於下則亂。我中華民國前途之興亡，只看掌權的人，能否却除「人情面子」，能否因公不顧私。

□俗語說「法律本乎人情」。所謂人情者，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，是全體國民的公情。以私情行法，必招人心怨憤。以公情行法，必能上下翕服。

□長毛的名將陳玉成，守安慶時，對部下臨陣退縮的將官，不分親疏，一律用點天燈之法處治。東王楊秀清，對部下敗將，全處以凌遲之刑。他們那等行爲，固然是慘無人道。但是太平天國，所以能支持十六年的原因，未嘗不是對大員能行法的效力。以後太平天國所以滅亡，就是因爲姑息顧忌，不敢嚴懲大員，只能對小民身上用法了。

□我國的擾亂，就是因爲兩個原因。一是操持大權的人，對於犯法的文武大員，多講情面而不忍處治。二是對於犯法的文武大員，多所顧忌而不敢處治。其實若能光明正大認真辦理，雖親友亦不能怨你刻薄。若能將他們的罪狀宣布全國，雖大員亦必無法反抗。□若想中國不亡，須振起監察院的膽量，施行「聞風即奏」的辦法，由該院直接派人暗中澈察。不必另派「大員」使大員們增加額外的收入。如此，不但可以減少公費，也可

免得大員們，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。

■嚴辦犯法的人，纔能保護守法的人。寬縱犯法的人，必致守法的人，也因不平之故，起而犯法。

■古人說「家庭之間，只可論情，不可論理」固然是大有閱歷的話。然而只可限於一家人，對一家人之間的私事。只要一關涉家庭以外的人，就只可論理，不可論情。家庭是邦國的基礎，若爲護庇「私情」，由家庭先將「理」字破壞了，一國之人，彼此之間，更不能講「理」了。

■我常見一些未受過教育的夫婦，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，反因舐犢之念，向被害者，大打大罵，而惹大禍。全是起於只顧私情，不顧公理所致。假若他們對自己的孩子，只論曲直，不加偏袒。不但致不致壞了自己的孩子，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憤恨。天下小事大事，全是一理。國中若有貪污的官吏，全是因掌大權的人念「私情」，而縱起來的。

■用「太陽系」作比方。太陽與八大星之間的「吸力」就是「情」。八大星的軌道，就是「理」。牠們若不能守着一一定的軌道走，太陽也就無法施用吸力，宇宙必立時分崩碎

裂而化爲無有。人犯了法，就是出了應守的軌道，也就是不循理的舉動，是破壞人類的系統，是羣衆間的敗類。所以不可因「情」牽扯，而將「理」毀了。

□法律是爲「講理」而設的，是專對不講理的人而施的。當權的人，若只顧情而不顧法，就是毀法背理，國政不但永遠上不了軌道，並且必致民亂國亡。

□國際間，保護政治犯，是因爲政治犯是對一國的政府叛逆的。並不是在一國的社會之間，因爲私欲而殺人放火詐欺劫盜的。一國的政府，時常被一些人霸佔而倒行逆施，纔引出政治犯來。當權的人，爲洩私憤，可以施用勢力，對叛逆者，加以懲處，而不顧公理。國際間，因維持公理起見，纔對政治犯，力加保護。

□我國近二三年來，所發生的「郵款，鴉片，盜寶，賣官，舞弊」幾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。雖然全頂着委員官吏的頭銜，然而與尋常竊盜詐欺的罪犯相等。豈可容他們遠居樂土，逍遙法外呢。當權者，若不將他們趕緊「引渡」過來，他們就要造謠攻擊政府，而掩蓋他們的私罪，假冒政治犯了。

□司馬遷論商鞅，說他「刻薄寡恩」。其實，若欲使法律推行，決不可「寬厚多恩」。

太子犯法，他還敢認真處治。因太子不能加刑，而懲辦太子的師傅。商鞅不知有所顧忌，不肯模糊敷衍，所以纔能使秦國盛強。中國現今若有商鞅那麼一個不避權貴，不拘私情的人，何致貪污的案子層出不窮呢。

□前年我問某偵緝隊長說「你們終日緝捕盜賊，假若他們被釋出之後，對你們報仇怎麼辦」。他說「我們辦的是公事，無所偏袒。不貪贓枉法，盜賊並不同我們結讐」。可見按法而施，公事公辦，盜賊還知公理而無人可怨。假若當權者，用光明正大的手段，重辦幾個貪污的官吏，將他的罪，公布全國，也必招不起私讐與私怨來。

□據報載，某省當局，鎗決了三個見匪攻城，棄職潛逃的縣長。這真是一個大決人心的事。因為官吏、受人民的供養，有守土之責，理當城存俱存，城亡俱亡。然而細一想，未免要為他們呼冤。因為縣長，多是文人，沒有防守的武力。沒有武力，因失城逃走，還須處以死刑，那麼，身擁數萬之衆的將官，若因敵進攻，輕棄防地的人，該當何罪。

□管子說「草茅弗去，則害禾穀。盜賊弗誅，則傷良民」。唐太宗說「養稂莠者，害嘉穀。赦有罪者，賊良民」。這兩句話，當權的人，若順着走，就能保權位，定國亂。否

則，不但害了自己的聲名，也要縮短國家的壽命。

□ 擇持國中大權，不在乎有甚麼高明的學識，只在乎能否「除惡」。所謂除惡者，只是「除惡稅，除惡法，除惡人，除惡俗，除惡習」這五惡若不能除，任何好的政策，也不過是談談而已。

□ 「怨天尤人」是匹夫匹婦行爲。「自怨自艾」是聖賢英傑的本色。

□ 近兩三個月中，我看人力車夫的脾氣，多是大改舊日柔順的常態，而化爲兇橫的現象。我詳細考查，纔知道是起於市面枯澀，坐車的人太少。他們勞苦終日，度牛馬的生活，除去必交的「車份」之外，幾乎得不着一頓飯的餘資。所以因飢餓所迫，而化爲暴烈。英國格言說「饑人就是兇人」。當局若欲保持和平秩序，應當速謀補救的方法。

□ 北平一處，拉人力車的，不下三四萬人。以一人一家四口計算，將達十餘萬人之多。爲防患起見，應設法減免他們的車捐，增高自用汽車的捐款，以作抵補。要知有自用汽車的人家，每月多出十幾元，不過九牛一毛。窮人每月出四五十枚的捐稅，就必減少一日生活的代價。捐稅固然是向開車廠的主人徵收，然而直接擔負的還是人力車夫。我不

是對有自用汽車的人有惡感，我是爲他們謀穩妥的享樂方法。

□救濟窮人，只在小惠，不在大德。只在目前的切要之圖，不在高遠的偉大計畫。

□近幾年來，一提救濟貧民，就有一些聰明過度的人，亂喊「設立工廠」，實在是屁話。縱然言願其行，也不過是收容少數的貧民。最好是，重徵奢侈品的捐稅，對米麪煤油等等的苛捐惡稅，認真的竭力減除。

□現今就北平一處說，沒有一輛不納捐的人力車。可是不納捐的「自用汽車」則不知多少。正如有不出房捐的貧民，可是常有不納房捐的闊人。我以爲，若用徵人力車捐與收貧戶房捐的精神，轉移到汽車與巨室上去，每月必可多收十幾萬元。

□我國的汽車，行路，有優先權。停放，有佔地權，有罵人打人（老實人）之權。在街上有警察代爲開路之權。有防碍交通之權。汽車主人愈闊，權威愈大，甚致有打罵警察（租界與交民巷的除外）之權。既享得「權利」多而且大，當然所納的捐稅，應重而且巨。如此纔合公理，如此纔可平止憤怒。

□中國有些闊人，不納捐稅，並非不知應納，也非無錢可納。他們是以爲，若納捐稅，

就失了自己的「面子」，喪了自己的「銳氣」，滅了自己的「聲望」，滅了自己的「威風」。不但見不起親友，簡直見不起自己的太太。這種惡習，只有中國地圖變了顏色之後，洋老爺可以代爲除根。嗚呼，中華「民」國。

□前幾年，我在某機關當小官僚。我的一個舊日的學生某甲，也在一齊辦公。某日他到我家拜訪，說「先生，爲甚麼不按電燈。買幾盞電燈和幾丈引線，再用一根鐵絲搭在電燈線上，就行了。你若辦，必無人敢管」。我說「某派的勢力倒了，我怎麼辦呢」。他說「再取下來」。我說「取下來容易，然而再點我的煤油燈，就不合眼光了。莫如用我的老法子，終久是穩妥的。電燈公司雖是大資本家，是吸收市民膏血的，然而我沒有白用的權利」。

□前幾年，在機關任職的要人的自用汽車，沒有一輛納捐的。那麼，依此推斷，在機關服務的小要人的用人力車，也可以不納捐了。但是我看他們的車上，也有捐票。可見在目下的中國，做的官愈大，享得權利愈多。並且愈對國家，有不納稅的義務。何怪人人願做官而且願做大官呢。

□不必譏罵古人。不必拍捧今人。要立定志向做一個好人。

□現今「學校商業化」已經成了一個普遍的名詞。我的朋友某校長，認爲是奇恥大辱，打算作文駁辯。我說「你不必辯。辦學校若能真正商業化，教育就不致愈辦愈糟了。因爲商業是以公平交易爲正軌的。學生花一份錢，必要設法使他得一份真貨。他們雖年青，不識貨，也必要使他們換了真的走。萬不可用劣貨朦騙他們而行「奸商化」。

□教書是「好漢子不做，賴漢子作不了」的一種行業。人當了教員，如同鑽了牛犄角。愈往前鑽，愈沒有光明的前途。人說教書是「清高」，我以爲教書是「昏暗」。

□人的兩隻眼，全是平行的，所以應當平等看人。人的兩耳，是左右並列的，所以不可偏聽一面之詞。人的鼻端，共有兩個孔，所以不應當隨着別人一個鼻孔出氣。人只有一條舌，所以不能說兩面話。人雖只有一個心，然而有左右兩「心房」，所以作事不但要爲自己想，也當爲別人想。

□真惡人，如同明槍明刀，容易使人躲避。假善人，彷彿暗槍暗箭，令人無法隄防。所以，被真惡人騙了或害了的人少，被假善人騙了或害了的人多。



■真小人是蒙虎皮的狼。偽君子是蒙羊皮的虎。

■動物中，惟狼最不知愛情同情，然而非到饑餓無法忍受的時候，決不自相搏食。可惜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，愈是衣食不缺的人，愈要損人利己。

■民變起於爭食。官反起於爭權。爭食因爲「餓」。爭權因爲「貪」。民的肚子容易飽。官的慾念永不足。所以，民變常少，官貪常多。

■現在的「新生活運動」，是中國再造復興的引子。惟最要緊的第一步，是先須使百姓「能夠生活」。百姓有生活的可能，纔有心腸分別甚麼是新生活。欲使百姓有生活的可能，先須「嚴辦貪污的官吏，痛剿擾民的軍匪，速裁無用的機關，減免害民的惡稅」。

■今日不較昨日好，就是苟活一日。今年不比去年好，就是虛度一年。所謂好者，不是增加財富與權勢，是增加學識與道德。

■有人說「中國將來不亡於東方某國，就要亡於的北方某國。中國目下不聯東，就得連北」。我說「東方某國是兇狠的強盜。北方某國是陰毒的惡婦。亡於強盜是「家破人傷」。亡於惡婦是「家敗人亡」。聯前者，如同「交匪類」。聯後者，彷彿「娶婬子」。

全不能有好的結果。

□有人問我「爲甚麼書呆子的性質多方正，不合時宜」。我說「書全是「方」的。你看見過「圓」的書麼」。

□中國當初用的制錢，全是圓的，中間有一個方孔。頗與我國古人，處世要「外圓內方」的學說相合。可見古人做事，雖小的東西，也頗能給人一個教訓。

□顏氏家訓上說「夜覺曉非。今悔作失」。我中國的人——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——若能施行這句話，國中就可真正統一，東北四省，終久是中國的領土。

□「生活」是「工作」，不是「遊戲」。是爲別人，不是爲自己。是「犧牲」，不是「享樂」。認清了，就能隨遇而安。誤解了，就必怨天尤人。

□世上人，共分三等。第一等人，是與世有益的。第二等人，是與世無害的。第三等人，是與世有害的。人的等級，不可由職業上分。我以爲，人力車夫與倒馬桶的，若存心公正，就是第一等人。大學者與委員長，若存心偏私，也是第三等貨。

□舊的不一定全壞。新的不一定全好。舊的也不一定全好。新的也不一定全壞。能分辨

良莠，邪正，纔配談守舊與維新。某要人所以屢起屢仆，成事不足，壞事有餘，就是因為他，只以為，新的就是好的。

口中國人學外國人，或外國人學中國人，決學不到其中美點，必先要染成了壞習。所以久居中國的洋人，回到本國，多不受人歡迎。中國人，留洋幾年，回到中國，得了權勢，作弊的技能更特別的精巧。要知近三四年內，貪污大案中的罪犯，全是由外洋學來的

口「教育救國」，實在是一句皮毛的話。真正的救國之法，是「良心救國」。欲施行良心救國，須先毀滅現今一些「責人」的學說，施行「克己」的教育。

口某女士，留學數國，通曉四國文字，對於政治法律，極有研究。外國女子，對她也甘拜下風。論她所受的教育，不為不深。知識不是不大。然而她得了權位不久，貪賊枉法的程度，竟超乎一切舊日的官僚。可見無論男女，若心術不正，縱然有天大的學問，只能與人羣有害。

口我最恨現今有些要人，對中國民窮財盡的現象，不說是「前人遺下的禍」，就說是「受了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」，一毫不承認自己的過錯。

□現今那位慣說便宜話，慣將自己認作聖人的某要人。又跑在一邊大說便宜話，盡惑愚民，假充正經，假冒賢德去了。豈知中國這幾年中，人所受的苦惱禍害，實在沾了他的光不少。

□只要中國的要人，不肯自認自己擔負了一部分殃國害民的責任，中國永遠不能復興。只要中國人民，肯受人騙，中國前途必不堪設想。只要中國青年，自視爲聖人，中國教育必根本破產。只要中國摩登婦女，誤認放蕩爲自由，中國人種必歸滅絕。

□亡中國的，不是洋鬼子，正是中國人。不是中國下層社會，而是中國上等社會與中等社會。尤其是一些讀書識字的官僚與有名的學者。他們互爭權利，互逞才能，纔將中國弄毀了。

□潛夫論務本篇上說「爲國者，以富民爲本，以正學爲基」。所謂「富民」者，不是用科學方法，改良農田。也並非禮聘一些「講堂上的人材」，干涉農工商的職務。是不行擾民的惡政，輕減人民所担的惡稅，少設不切實用的機關，剷除人民中的土匪，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們的職業。所謂「正學」者，不是採取四二制或三三制，也不是效顰歐美

日本。是慎選有學有品的教職員，是施行「教育紀律化」，是編定合乎中國民族性的教材，是養成學生出了學校，有在中國謀生的本領，是排除一切「俄國順民」所作的毀壞欺騙青年的邪說。

■現在，我國的青年，原是白璧無瑕的良好國民，全是些大有後望的人物。可惜受了野心的學者朦騙，將他們引入歧途迷路之中，導進愁雲慘霧之內。欲救這些陷溺的可憐的孩子，教育部應趕緊編選「鼓舞」的課本，使他們多讀富有民族性的文學。在教科書中，竭力剷除爲外國宣傳的材料。對於時人的作品，務要澈底肅清。用各省耗於留學的經費，獎勵輔助勤苦的學生。

■中國現在所以衰危，是因爲未曾學到外國的美點，反將中國原有的美點失去了。正如莊子所說的「壽陵餘子，學行於邯鄲。未得國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歸耳」。

■有一個笑話說「一個鄉下人，娶了城市的姑娘。某日他進城給他岳父賀壽。得了他女人的命令，一舉一動，仿學同席人。同席的某甲，見他那事學人的舉動，大笑一聲，立刻從鼻中噴出一根麵條。鄉下人連忙仿學，不但未曾噴出麵條，竟噴了滿棹鼻涕。他

回鄉之後，說「城市中的人，全容易學，只是學不到他們那噴麵條的技術」。我中國人學洋人，也不過將將學到，亂噴鼻涕的程度。

口救我中國，只靠我中國人，自己尋求自己病源，自己用自己藥品。徒靠外國人，專吃外國藥，是不能「立起沉疴」的。吃歐美的藥，是病上加病。吃日本的藥，是自求迷死。吃俄國藥，是努力自殺。

口爲日本宣傳，是亡國奴。爲俄國人宣傳，是亡種奴。可嘆現在我國一些自命維新的人，專呼親日者爲「漢奸」，專尊親俄者爲「志士」。

口亡在日本人手裏，是日本的順民。亡在俄國人手裏，也是俄國的順民。反正，決不能與他們本國的人，享受同等的待遇。真正自認是中國父母生養的志士，若要救中國，決不可求助於異族。石敬瑭罵名千古，吳三桂遺臭萬年，就是最好的鑑戒。

口「要人」犯了顯顯然的大罪，本可立正典刑。偏要另派大員，親臨檢查，惟恐屈枉了他們。「小民」犯了似實似虛的小罪，本可設法詳查。偏要立時捕拿下獄，竟無人代爲剖白。專制時代也少有這種現象。豈知要人是人生父母養的，小民也不是豬生狗養的

。同爲一國的人民，不可有兩種的待遇。

□「匿名信」本是不敢負責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爲。尋常人接到這種東西，還要認爲鷄鳴犬吠，置之不理。然而近四五年來，我聽說官方，竟憑這東西，任意逮捕人民。假若此風一行，人民就無時無刻，不在憂惶恐懼中度日子了。

□官方對於匿名信，不可認作升官發財的機會。應先設法，詳細追查投信的人。一面對於被告發者，慎加調查，暗行監視。在無真確證據之前，萬不可輕施逮捕。一則可免無辜者含冤，二則可保官方的名譽。

□五年前，北京某機關，因得匿名信一封，竟不加詳查，將某校教員某甲，捉捕而去，非刑審問，使他承認是共黨的首領。至終，打掉了他三個腳指。及至證明他是被人陷害，纔將他釋放出來。某甲雖未喪了性命，但是兩隻腳全殘廢而成了癩子。這種黑暗，只可在我中華民國，尋得出來。

□去年我由地安門用銅元四十枚僱人力車到燈市口。匆忙付了錢票一張。進門之後，車夫敲門，說我所給的是一張六十枚的，要退還我二十枚。我見他的舉動奇異，問他爲甚

麼不占便宜。他說「富貴，天給的。瞞心昧己，發不了財」。可見下級社會的人，若存一點迷信的心理，也不肯做背逆天良的事。從來陰狠奸惡之徒，全是些毫無信仰的。

□在良好的教育，未能施行以前，不必仿效俄國，一味主張打倒迷信，信仰自由。載在約法，並不可任人譏評宗教。更不可隨便拆毀人民用血汗金錢，所建立的神廟。要知，人民拜佛燒香，與俄國人供奉「列寧」，全是八兩等於半斤。莫非說拜死人的遺像，就不是迷信麼，就是合乎科學麼。

□人民迷信太深，固然是防碍國事的進步，然而「要人」所辦的「金剛時輪法會」，也不是推進國事之良謀。

□古語說「國將興，聽于天。國將亡，聽于神」。所謂聽于「人」者，是靠賴一羣要人，化除私慾，專心國事。所謂聽于「神」者，是一羣要人，爾詐我虞，放棄責任而專在他們所拜的神上用心。這兩句話並不是指着無官無職的小民說的。

□所謂「要人」者，是要辦「要事」。所謂要事者，是軍國當前的大事。只要「要人」能將「要事」辦好了，小民那種種不合科學的陋習，先不必管他。



□我聽說某省，苛捐惡稅，層出不窮，土匪遍地。某省的要人，竟熟視無覩，偏大用精神，折毀廟宇，嚴催放足。<sup>每</sup>這是倒行逆施，這就是輕重不分。

□新序上說「聖人不易民而治」。湯武所治的人民，就是桀紂當日所治的百姓。然而前者擾亂，後者安穩。不是人民改良進化了，是當權的人正大光明了。

□不必向人詳說你的苦腦，要知人人全有自己的苦腦，誰有閒心聽你的嘍叨。不必向人高談你的功德，要知人人全有要自頌的功德，誰有耐性聞你的牛氣。

□地球的表面有崇山深谷的不同，有凸凹高下的分別。地球上的生物，當然也不能平等一律。同是人，就有坐轎抬轎的，有坐車拉車的。有使用人的，就有被人驅使的。同是狗，就有穩居狗竇，肥頭大耳的，就有終日奔馳，骨瘦如柴的。同是老鼠，就有生在倉庫裏的，就有生在廁所中的。

□不但動物中有顯明的不平等的現象。甚至無識無知的土石草木，也享不到平等一律的待遇。同是一塊土，就有人將牠塑成神像，受人跪拜。就有人將牠燒成夜壺，受人便溺。同是一條木，就有人將牠做成佛龕，受人供奉。就有人將牠製為馬桶，盛糞裝尿。同

是一朵花，就許被美人，插在髮邊。就許被毛驢，飽了饑吻。只可說是有倖有不倖而已。天下的事，往上比，則心煩意亂，怨天尤人。向下比，就心安意定，無所怨尤。

□爲人，有應向上比的，有當向下比的。對於道德學識，須向上比，纔能不爲小人，不爲混蛋。對於財產職位，須向下比，纔能不爲貪夫，不爲官奴。前者，只要努力刻苦，人人可以辦得到。後者，縱然奮勉追求，有時竟空費心機。一是憑人力的，一是靠機會的。人力，隨時可施。機會，終生難遇。

□人是一個奇特的動物——有時是聖人，有時是賢人，有時是君子，有時是凡人。可是常常做了小人。

□生在這一「只重言，不重行」的時代，你若願人呼你爲善人，你就常常大罵惡人。你若願人稱你爲貞女，你就常常痛罵淫婦。

□漢書引古諺說「足寒傷心。民怨傷國」。自古以來，善治國的人，不懼外患之迭起，而怕民怨之驟興。民怨之所以起，是起於賦稅之繁苛，官吏之貪暴，兵匪之滋擾，改革之頻紛。能將這幾項人民之害，澈底掃除，民怨自息，外患也就無隙可入。

□近二十年來，中國的亂源，是因爲沒有鞏固的政府。沒有鞏固的政府，是因爲政府中沒有能統治的人材。沒有統治的人材，是因爲縱然有一二可以統治全國的人材出現，就必有一些嫉賢妒能的要人，竭力在暗中掣他的肘，扯他的腿，拆他的台，使他不能安於其位，不能盡其所長。

□現今是日本可以隨時隨意滅亡我中華民國的日子，不是當權的要人與在野的要人，自頌功德或彼此攻訐的時候。

□人民說「便宜話」，是出於「望治心切」，是督促政府。要人說便宜話，是「嫉嫉心深」是要拆政府的臺。

□一人所表示的意見，或許是妄言。多數人所表示的意見，就是輿論。拿破崙說「隨輿論行事，何事不成。輿論所向，天下無敵」。管子說「民別聽之，則愚。合聽之則聖。」法國古語說「人民之言，神言也」。可見輿論是不可抵抗的。

□現在我國一些無系無派不受津貼的報紙上所表示的意見，就是代表多數人民的意見。當權的人，若能對這種報紙，多加注意，以定行止，決不致身敗名裂，遺臭萬年。

□子牙子（姜尚）說「以天下之目視，則無不見也。以天下之耳聽，則無不聞也。以天下之心慮，則無不知也」。天下就是指「人民」說的。古今中外的偉大的人物，所以能得「流芳萬代」的成績，就是因為他們能以人民之耳目為耳目，以人民之心為心。

□我中華民國，將來若不幸而亡，決不是亡於或用「武力」或用「經濟」侵略的帝國主義。是亡於用「文化」侵略的帝國主義。

□中國若亡於武力侵略，只可怨將官的怯懦。若亡於經濟侵略，只可怨摩登男女的洋習。若亡於文化侵略，只可怨有名學者的宣傳。統而言之，亡中國的只是少數的知識份子。獨可惜，多數的老實百姓，也要隨着充當亡國奴。

□中國百姓，全是好的，只是缺少好官。百姓中縱有壞的，也是跟官吏學了來的，或被官吏逼出來的。中國兵士，全是好的，只是缺少良將。兵士裏縱有壞的，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。我以為，與其訓民，不如先訓官，與其練兵，不如先練將。

□將蘇俄現在所行的政策，整個的搬到中國，也決不能使中國轉弱為強。因為目下在中國人裏，決尋不出半個像列寧或斯塔林的人物。

□好主義或好學說，也不過如同千里馬。非有千里人，不能得牠的效用。

□寶劍不能使怯懦之夫，化爲勇敢之士。名筆不能使塗鴉鴛子，變成書法大家。

□你若將你自己認做「非凡出衆」的人物，你一生也不過是羣衆裏的一個「凡人」。

□磨盤不論動轉的遲速，全不離磨心。人的思想言動，無論如何轉變，也當不離良心。磨離磨心，不能工作。人離良心，不配爲人。

□「吃苦」是人類進化的動機，是種種事業的根本。道德因「吃苦」而成立。天良因「吃苦」而保存。學生不能吃苦，必成流氓。農工不能吃苦，必成土匪。軍人不能吃苦，必成盜寇。婦女不能吃苦，必成下流。官吏不能吃苦，必成民賊。

□我國民族——尤其是漢族——自古以來，只是勇於對內，怯於對外的。只有同化異族之能，並無對外之力。所以能同化異族，是因善於學生。不能對外，是因不善於團結。略讀中國歷史，就可發見漢族這種劣點。

□朱元璋，所以能驅出蒙元，武昌起義，所以能打倒滿清。並不是漢族之力盛強，是因爲蒙滿二族消失了他們原有的民族性。

中國領土，所以慢慢的推擴，多不是用武力奪取而得的。是異族入了中國而賠嫁過來的。中國正如一個多病而壽長的男子，屢被一些壯婦們所霸佔，她們一個一個的用盡心力，爲他經管家政。慢慢的也受了他的傳染，變成多病的弱婦。他因得着她們的補養，每一恢復元氣，就不念夫妻之情，略一舉手投足，將她們一個一個的，或打死或逐出，將他們由娘家帶來的東西，全據爲己有了。

前年某洋報，譏評中國人，如同無知無識的「微生物」。我以爲這並不是惡意的。不過該報並不知中國人不但如同微生物，而且如同病菌，孳生之能力極大。任用甚麼科學方法，也不能使之滅絕。他們那科學之力，窮盡之日，就是中國人佈滿全球，吐氣揚眉之時。

現在青年人，所痛罵的人，多是將來他們所感念的人。現在青年人，所崇拜的人，多是將來他們所痛恨的人。

大前年，我因求升官發財，也買一部某書，朝夕研究。我的朋友某小「要人」，問我說「怎麼你也要投機」。我說「許你們偷狗，還不許我偷雞（投機）麼。你們偷大的，

還不許我偷小的麼。

□ 一些要人，若欲替人民謀幸福，只有本着天良，憑着權勢，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的去做。不必大唱高調，亂發宣言。以免再使人民失望，而懷「與汝偕亡」的怨憤。

□ 我的亡妻活着的日子，因缺柴少米，時常愁鎖雙眉。我勸解着說「你不要因家境憂傷。你耐煩等着，將來總有汽車給你坐」。她說「我受你的欺騙太多了。你有好聽的話，不必向我說。我恐怕我死了，連壽衣還穿不上呢」。果然，她死去十八小時，我纔借到朋友的錢，將她身上的舊衣，換下來。對妻應許的太過，還能使她失望而死，使自己的良心抱愧，何況要人對於小民呢。對妻說大話，若辦不到，或能得她的原諒。對百姓說大話，若辦不到，只能受他們的咒罵。

□ 愛國救國的事，是富貴人的專責。不當強加在貧苦的人民身上。貧苦的人，愛命愛身，還不能苟全，當然題不到「國」字。所以我不恨貧苦的小民出關謀食，我獨恨一些豐衣足食的闊人，出關投僞。沒有官吏剝削，小民決不致困窮。沒有闊人認賊作父，國命必不能瀕於危篤。

□你不要罵父母腐敗。你到做父母的日子，你的兒女，還要罵你不合時代呢。你不要自命爲新文化先鋒。將來，你所生的兒女，還要罵你開倒車呢。因爲現在你所認作「新化」的，到你過了三十歲以後，也是「腐化」了。

□蘇俄，德，義，土四國，所以能轉弱爲強，是因掌國政的人，能「以身作則」。是因國中的要人，肯「犧牲己見」，捧起一個肯負責的人來做「首領」。中國所以日趨危弱，是因掌國政的人「言不顧行」，是因國中的要人，「私見難除」，各懷「首領慾」。

□不要羨恨富人，他們的錢，若不是由正道得來的，他的子孫就能給他「散」。不必羨恨貴人，他們的權，若不是用正道得來的，他的妻女就能給他「現」。這並非迷信之談，正是循環之理。

□行善的人，家有壞子孫，也能變好了。爲惡的人，家有好子孫，也能變壞了。這是感應之理，也是必然之道。

□我最重視古人。我極輕蔑今人。古人的功罪已定，不必再罵他們。今人的是非難斷，不必瞎捧他們。



古人所說的「信天命」與「畏天命」，不是信畏虛空的上天，是信畏萬古不變的「自然之理」。果能本著自然之理行事，不必跪拜玉皇大帝，也不必禱告天主耶穌。

真正聰明的人，不致失敗。真糊塗的人，也不致失敗。失敗的人，全是些混蛋而自認爲聰明的人。我中華民國的危亂，全是由這第三種人，招起來的。

西能克己，纔能克人。能自勝，纔能勝人。「自己」是自己最大的仇敵。你若不能先將牠克服了，征服了。你永久要受牠的驅使，永遠沒有安閑寧靜的時候。「自己」也就是一個「我」字。大聖大賢，全是些能先在自己身上作工夫，首先能打倒「我」字的。千古的小人，全是些「我」字的奴隸，全是些「我」字的犧牲。

國人怨恨人，多是真的。人敬愛人，多是假的。所以人怨恨人的時候多。敬愛人的時候少。

至大而不可變易之理，爲「天理」。至明而不能掩閉之心，爲「良心」。

孔子家語上說「湯武以譎譎而昌。桀紂以唯唯而亡」。當權的人，若欲國事興隆，不可不廣開言路，使人民有敢進直言的可能。若願國勢危亡，只有箝制人口，強使人民噤

功頌德。

國史記上說「千人之諾諾，不如一士之諤諤」。民國以來，一切失敗的要人，全是被諾諾之聲而毀壞了的。他們部下，雖有時有一二特出的人員，對他們竭盡忠言。怎奈他們，聽不入耳。不但不肯採納，且必力加擯棄，使中正之士，不能展其所長，盡其所能。歐陽修說「士不以身不爲忠。言不逆耳不爲諫」。現在，有志有膽的明達之士，縱然不避斧鉞之誅，願粉身碎骨，對當權者，直言勸諫。不但要觸當權者的震怒，並且社會間也要說他是個瘋子。假若他對國事，毫不關心，終日混吃混喝，麻木不仁，社會間還說他是識時務的俊傑。人情如此，國事焉得不糟。

呂坤先生說「廟堂之上，以養正氣爲先。海宇之內，以養元氣爲本。能使賢人君子，無鬱心之言，則正氣培矣。使羣黎百姓，無腹非之語，則元氣固矣」。廟堂就是政府，海宇就指民間。政府之內，若多爲小人霸佔，縱有賢人君子，正氣也無法發揮。國中的言論，若受無理的箝制，縱有真正的輿論，也無法上達。民意既無法發洩，元氣就保不住了。正氣不能存，元氣不能養，國命就是到了盡頭了。

□「一黨須先統一黨員」的心，一黨纔能站立得住。一國須先統一「要人」的心，國政纔能進入軌道。人說，治國須先統一人心。我以為所謂「人心」者，是「要人」之心。只要「要人」們能統於一，人民自必風行草偃。因為人民向來就是統一的，不過被一些「要人」們，強加上「不統一」的惡名而已。

□人民自古就有互助之心，所以容易統一。要人從來就有猜嫉之念，所以慣於彼此分立。現在我國的大患，是黨幹黨的，官幹官的，民幹民的。彼此隔絕，不能串通一氣，而變成三截了。

□乍讀幾天書，最容易將自己認為聖人。多讀幾年書，纔知道自己是個愚人。

□讀書愈少，對環境，愈不滿意。讀書愈多，對「自己」，愈不滿意。現今，大罵環境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多，就是因為真讀書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少。

□鏡「明」，纔可以照物。心「明」，纔可以察理。欲得鏡的效用，不可不常常拂去上面的灰塵。願求心的效用，不可不時時消除其中的慾念。

□鏡雖明，若旋轉不停，照物必不能清晰。心雖明，若妄用不休，察理必不能精確。所

以，鏡須「一定」。心須「靜」。

人生是甚麼。人生就是「妄想」。一知人事，就是妄想的發端。一斷氣息，纔是妄想的完結。所謂「妄想」者，包括一切不必存的希望與不必費的思索。人能少存妄想，就能多安樂而少憂愁。

國軍閥因妄想，而搶奪地盤，而苦害人民。大員因妄想，而貪贓枉法，而剝削百姓。土豪劣紳因妄想，而欺孤侮寡，而魚肉鄉里。學者因妄想，而創造主義，而犧牲青年。妄想既是不合理的，所以他們縱能將妄想做成事實，達到一時慾望，然而也不過是曇花一現，轉眼就完。不但苦了自己，並且害了別人。

閻某軍閥當權之日，浪耗了無數的民脂民膏，毀壞了無數的青年婦女。結果，他白白的被人誅殺，較尋常的小民，還無處訴冤。這本是「爲惡無不報」的循環之理。然而他的母親，竟對人哭喊着說「我兒一生，未嘗爲惡。天之報施太不公了」。她原是一村女鄉婦，不能辨別善惡，不必深責。可惜現今，竟有一些飽受教育的人，也缺乏辨別善惡的能力。中國焉得不危不亂。

有人對我說「故宮盜寶案中的罪魁禍首，至今穩居租界，逍遙法外。偷鷄盜狗之輩，反鐵鎖郎當，坐獄蹲監。這種的不平，真令人氣破肚皮」。我說「他們不過憑藉一時的「人情勢力」，得以倖逃國法。然而決不能避免千載的公論。並且他們內受良心的譴責，外受人民的痛罵。縱然苟且偷活，也沒有「人」生的滋味了。你何必爲這個不平呢」

「人民的咒罵，較死刑尤爲痛苦。人民的歌頌，比金冕更爲光榮。」

「要人」居高位，如同一個人，站在高處。他的優點或劣點，最容易被人看出來。他的一舉一動，決瞞不了衆人的耳目。所以要人留好名或留壞名，全比尋常的人，格外容易。尋常的人，想留名，如同由深井裏向外爬，除非爬到井口，纔能被人看見。所以或好或壞，多不爲衆人所注意。

人的兩眼，生在上邊，所以慣向上看。人的兩眼，生在前面，所以不慣向後瞧。人的學問或位置高了，若肯向下看，決不致「栽筋斗」。若肯回頭看，決不致遭失敗。

最近幾年來，北平各壇廟中的古柏，屢次發生「監守自盜」的惡風。我望有管理北平古柏之責的大員，對於「斬伐枯樹」這一條，必須改爲「不論死枯，永遠不准砍伐」。否

則一棵一棵的古樹，全要變成枯萎了。人讓人死，還不爲難。何況讓「樹」死呢。若嫌枯樹有碍觀瞻，最好仿中央公園的辦法，將枯樹，全作爲籐蘿或「爬山虎」的架子。

□人說，砍伐老樹之後，可以補種小樹。我說，老樹是經數百年的光陰養起來的。我們對於大的國土，若不能保存，還有可說。假若連區區幾棵老樹，還不能使牠們存在，未免太對不起古人了。

□我大胆「包辦民意」，替農工說，向要人們，說「你們老爺們，只要能讓我們可以「苟活」，我們自己就會「改良」我們的生活與「經濟」。我們也知住洋樓，好於住茅屋。吃西餐，好於嚙粗糧。喝咖啡，好於吞涼水。坐汽車，好於騎毛驢。穿洋裝，美於着粗布。我們若「能」有錢，也知存銀行，也不願藏炕洞。你們老爺們，愈講科學，愈升官發財。我們愈講科學，愈典妻賣子。由着我們的「不科學」，我們還可以豐衣足食。順着你們的「科學化」，我們立刻魂歸天國」。

□以「老實易治」四字而論，中國的百姓，可謂全球第一。以「貪賊枉法」四字而論，中國的官吏，可謂環球無二。因爲百姓老實，所以容易養成官吏的貪污。因爲「官官相

護」，所以官吏的罪惡，永遠不能除淨。

□中國的百姓之所以「老實易治」，是因為「怕官怕勢」。官吏之所以「官官相護」，是因為「朋比爲奸」。若有嚴正的政府，自不能容留「官官相護」的惡風。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一「上達」的可能，自不能養成「怕官怕勢」的心理。

□不必高談革命。中國的革命，若不能首先由官吏革起，中國的革命永遠不能成功。政府若不能破除情面，嚴懲貪污的官吏，無論甚麼法式的政府，永遠不能根深蒂固。

□我讀歷史，得了一個判斷。從來偉大的人物，所以招起天怒人怨，身敗名裂，多不是他們本身所引出來的，多是因爲護庇少數的私人而生出來的。

□治田，只在勤於耕耘。治國，只在勤於懲勸。耕，就是疏通上下。耘，就是剷除惡苗。懲，就是誅罰貪污。勸，就是鼓勵良善。治田與治國，全是一理。上下之氣，若不能流通，民心永不能穩固。貪官污吏，若不能肅清，民生永不能繁榮。

□人民服從官吏之心，甚於服從家長。屬僚服從上官之心，甚於服從父兄。所以治國，易於治家。馭下，易於訓子。

有人說「古時的人民易治，現在的人民難治。你不可將治民看容易了」。我說「古今的時代，雖然不同，但是古今的人民，全是一個心念。古時的人民所求的，只是「安居樂業」。現今人民所求的，也是「樂業安居」。正如三千年前的人，喜歡吃飯，三千年後的人，也不能喜歡吃屎」。

古時人民，所以易治，是因為驅他們的人少。現今的人民，所以不易治，是因為驅他們的人多。古時為政的人，多是「治」民。現今為政的人，多是「驅」民。所謂「治」民者，是懲治「莠民」。所謂「驅」民者，是欺驅「良民」。人民肯受「治」。決不願受「驅」。若誤認驅民之術，為治民之法，當然得不到好的效果。

我讀古人的言論，少見「為人民謀幸福」的話，而人民反多得幸福。我讀今人的言論，天天日日時時刻刻，見「為人民謀幸福」的話，而人民反無法安生。我願我中華民國的「老實百姓」大家立定志願，每逢聽見「為人民謀幸福」的話，不論是誰說的，大家要同心合意的，靜罵他三分鐘。如此，雖不能使他得「千夫所罵，無病冥駕」的效果，也可以使他心神不安，多打幾個嚏噴。這並非迷信之談，這正是感應之理。



□對窮苦的人，盡一分心，比等他們餓死之後，施捨花棺彩木好。使悲苦的小民，減輕一分担負，比等他們愁死之後，爲他們謀成極大的幸福好。我所以痛恨現在的外國學說，就是因爲牠們要用現今的人民，作試驗的犧牲，專專爲未來的人民打算。牠們縱或能使未來的世界，變爲天堂，然而等到那時候，不幸的小民，早已化爲枯骨了。

□西醫用禽獸做犧牲，試驗病理，已經是想入非非。所以他們試驗出來的結果，多不能適合「人」體。學者用人民爲犧牲，試驗學說，更是慘無人道。並且他們試驗所得的結果，更必不能適合人性。

□我只信農工，可以救國，因爲他們肯低頭苦幹，用力專心。我決不信學者，能夠救國，因爲他們只會舞文弄墨，鼓唇搖舌。

□現今多數的要人，若肯將考究汽車的心，考究自己的聲名，國事決不致大糟特糟。現今多數的學生，若肯將考究洋裝的心，考究自己的本領，學問決不致日趨日下。

□宋朝蘇軾說「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，不在乎強與弱。歷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與貧」。德國路德 Martin Luther 說「一國之盛強，不在歲入

之繁多，武備之堅利，而在有教育之人特多，有品行之人迭起」。美國愛墨森 *Ralph W. Emerson* 說「一國文化確定之標準，非其戶籍之繁稀也，非其市府之大小也，亦非其出產之多寡也，乃其國人之品格耳」。英國斯邁爾 *S. Smiles* 說「一國之強弱，視人民之德行」。我們讀這幾句話，再反照我國的現狀，我中國的前途，就可以推想而知。

□近幾年來，我中國人——尤其是一些要人——多養成了一個亡國敗家的陋習。凡事「怨天尤人」，不知「痛自反省」。縱然親自將國事毀了一個七亂八糟，反在一邊，恨天怨地，大罵張三李四。自己不負分毫的責任，而竟昧着良心，大說風涼之話。尋常的人，有這種惡習，一生休想發達。國中要人，有這種惡習，國命決不能持久。

□人，壞得連自己也不知道，那還不是真壞。壞得連自己也知道，而偏不肯向好裏轉，那纔是真壞呢。

□有人問我「現在我國有許多人——尤其是許多青年——全澈悟了。他們已認清中國所以危弱的原由，是因爲外受帝國主義的侵凌，內受封建勢力的壓迫，與經濟制度的不良。他們若有朝一日，掌了大權，是否能使中國起死復生，轉弱爲強」。我說「他們中的

大多數，也不過是悟出了一半，不能稱之爲澈悟。因爲那一半，就是他們本身。他們若連自己還認不清楚，他們縱然大權在握，也不過徒唱高調而已。這種不知「反求諸己」的惡習，不能去淨，中國只有走入滅亡之途。

□外國對中國，所施展的帝國主義，固然可怕。中國人對中國人，所施展的帝國主義，更加可怕。外國的帝國主義，是強橫之國，對弱小之國而施。中國的帝國主義，是有權勢的人，對無權勢的人而施。

□舊的「專制」，是寡頭專制。因爲只有皇帝，可以行專制。新的專制，是多頭專制。因爲你若有权勢，就可專制。舊專制，是「皇帝」自以爲「受命於天」。新專制，是「要人」自認爲「受命於民」。舊專制下的百姓，是「皇帝」的家畜。新專制下的民衆，是「要人」的傀儡。

□「有強權，無公理」一句話，自從由外洋傳入我國之後，已經被許多人，誤認爲是人生的金科玉律。其實，這句話只可行於禽獸世界，只可行於天下將亂的國際之間。一國之人，對於一國之人，萬不可施用。中國人，對中國人，更不可施用。

孟子說「人之所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」。古時的聖賢，所以著書立說，不過是竭力要保存這一點點的與禽獸不一樣的特長，證明人類之特色。現今多數的新聖賢，所以著書立說，不過是竭力要放棄這一點點的特長，以便與禽獸同化。他們所倡的「大同」，就是「無政府，無國界，無家族」等等的邪說。將來，施現之後，目的就達到了。天下若沒有「人」，只有禽獸，還不是「大同」麼。

□人，要與人同——與善人同。人，要與人殊——與惡人殊。

□某青年，在某報登載一段痛罵當舖的文章。內有「當舖的老板同店員，對當舖的人，橫眉立目，施出資本家的面目，淫狠的壓榨窮人……」。他並不知，當舖頗有救人之急的好處。我是常與他們交往的。我每到無處求借之時，就用衣物，向他們通融。他們既然有求必應，當然不能遠接近送；當然要取三分的利息。願者上鉤，豈能認作驕橫，豈能認作壓榨。某青年若開了當舖，也未必對當舖的人恭維奉承，也未必肯白借與人錢。並且當舖裏應櫃的，全是些每月掙幾元錢的「窮光蛋」，怎配稱得起「資本家」。真正的資本家，還是那些終日在家吃烟打牌的。店員若配稱資本家，那麼，肩挑貿易的小

販，也全是資本家了。

□自從馬克思的學說，經一些「學說販子」們，運到中國，「帝國主義，資本主義，資產制度，封建勢力，這個階級，那個階級」成了應時當令的「口頭禪」。你在談話或作文之時，若不強拉硬扯，用上幾個，你說的話，就不是人話，作的文，就不是文章。簡直就不算「識時務的俊傑」。這種不求甚解的盲從，使中國受害，較「義和拳」尤甚。

□在無權位的日子，不可擅罵當權的人。要先自量，你得到有權位的時候，你能否好於你所罵的人。在失位下台之後，更不可輕罵當權的人。要先回想，你掌權的日子，你是否好於你所罵的人。平民說便宜話，譏罵要人，還覺情有可原。現今的要人，說便宜話，譏罵要人，未免是不知「自反」。

□中國現在是個「黑白混淆，是非顛倒，裏勾外連，陰錯陽差」的時代。欲救這個危局，須由知識分子，先定一定神，睜開兩隻眼。用心研究甚麼是黑白，甚麼是是非，甚麼是陰陽。這些若分辨不清，大可不必，合着眼睛，爭前猛跑，亂唱高調。

□善用欺騙之術而得成功的人，也必因屢用欺騙之術而遭失敗。這就是古語所說的「善

騎者墜，善游者溺」。某軍閥所以屢起屢仆，不能成事的原因，就是他屢以爲他所施的驅術，別人全看不出來。

□真聰明的人，不敢騙人。真糊塗的人，不會騙人。騙人的人，全是些「自以爲聰明」的人。古今中外那些生前受人咒詛，死後受人譏罵的人，全是這種自以爲聰明的人。

□左傳上說「失信不立」。人所以得存立於人羣，就是一個信字。「信」字是用「人言」二字合成的。「言」若不是發於天良，縱然悅耳動聽，也不過等於禽言獸語。其中既然沒有「人」的成分，當然不能存立於「人」的社會。

□說苑上說「巧僞不如拙誠」實在是一句處世最好的良言。因爲「僞」字是「人爲」二字結合的。縱然用盡心機，想盡巧妙的「人爲」方法，終抵不過以逸待勞的拙誠。正如一塊玉石，經能工巧匠彫成一件美術品，終不如一塊天然的璞玉，耐久延年。

□在中國各處，多有開設二三百年的商店。在外國就少有這種例子。因爲我國一些老商店，全是能牢守「至誠無欺」的老規矩。外國的商店，多是重視「宣傳競賽」的投機術。一個，得利如同「細水長流」，滋田潤物。一個，得利彷彿「山洪暴雨」不能久長。

自從「商戰」二字，流入中國，將我國多數商店的「商業道德」，幾乎毀滅了。不獨新開的許多小商店，不願信用，甚至有些有名的老商店，也染了欺騙的惡習。專在兩片皮（嘴）上研究，而不在貨品上留意。

前天我由鮮魚口西口外路東，某有名的老糕點舖（姑隱其名），買了二十塊玫瑰餅。店員的架子，不下於法院的法官。我因抱着信仰的心，所以也不敢查看他給我包了些甚麼東西。到家一看，每塊之上，全加了一層灰土的裝飾，餡子堅硬的程度，至少有兩星期的年齡。錢雖然用了二百零八枚。可是，使我氣得，身上的體溫增到二百零八度。我只好認定「上當只一回」。

所謂「商戰」者，是與同業的商店，在貨品與價格上而戰。不是店員們，大「端架子」，使顧客見了，赫出一身冷汗。也不是店員們，善用花言巧語，哄騙買主，將壞貨強充好貨賣出去。

買賣人，固然應當先練成一片好嘴，但是更要預備一些好貨。端大架子，固然不是生意規矩，假若能像北平口口堂，貨真價實，也能招進買主。買主雖不願看冰冷驕慢的面

目，然而爲購貨要緊，也能忍氣吞聲。假若貨既不良，架子又大，買主當然望而生畏，不敢登門。

□俗語說「和氣生財」。做生意的人，當知「生意」二字是活潑親切，使人喜歡照顧的意思。假若使買主人門，如同進了閻羅殿，誰有勇氣，瞻仰一些鬼臉呢。

□有些商店的貨品，並不精良，可是男女顧客，往來不絕。他們那些主顧，所以肯去上當受騙，就是因爲店員和霽可親。他們那種遠接近送，敬烟捧茶的情形，能使賣主甘願上鉤。假若他們再能「貨真價實」，更必財源茂盛。

□顧客花一分錢，要買一分貨，當然要挑剔檢選。這並非要佔便宜，多是恐怕吃虧。因爲顧客，若不是血迷心竅，也必知道，無論如何精明，決鬥不過做生意的人。店員遇着這種顧客，要竭力耐煩忍氣。要知，能將貨賣出去，纔是能手。「能吵嘴，善打架」的店員，確是買賣人中的敗類。

□在日本，商人最以謙和爲主。顧客挑選半天，縱然一物不買，他們也能和聲柔氣的鞠躬施禮，送到門前。這樣態度，能使顧客感發良心，不忍不照顧他們。



□最可恨的是有些店員，專對顧客的「衣飾」與「性別」上注意。要知俗語說「包子有肉不在褶兒上」。穿着好西裝的，未必就是好主顧。漂亮的婦人女子，未必就是活財神。

□「自愛」二字，不是愛數十年必死的肉身，是愛千萬年不死的令名。

□錢財是人生的羈絆。人若被錢財網住了，一生不能脫出牠的勢力範圍，一生也要受牠的驅使。若將他看輕了，只求足用，不求其多，無功不可成。古今中外的聖賢豪傑中，只有許多好色的，決無半個貪財的。

□錢財之所以可愛，是因為牠能助你提高你的身分，能助你得着你所願得的東西，能助你辦理你所要行的事務。可見錢財，不過是個「助手」，並不是個「主人」。可惜我常常見一些努力弄錢的人，只知堆積，不知花用。這種人，無論存儲多少錢財，也不配稱之曰「財主」，只可呼之為「財奴」。

□「要人」為老婆孩子，犧牲聲名，還覺值得。要人若為幾個私人，敗名喪節，未免是愚不可及。可惜，我國失敗的「要人」之中，十之八九，是因為使幾個私人的歡喜，而得了全國的罵名，結果，一些私人發了大財做了大官，而自己反無立身之地，豈不可歎

□「財」與「色」是人生兩個最難過的關口，是人生最難破的陣線。能不被這關口與陣線阻擋的人，纔可稱得起「超凡入聖」的人物。

□我的老友張君說「人生四惑（酒，色，財，氣）的次序，是一個比一個嚴重普遍，並不是一個比一個輕微狹隘」。他這話極有道理。因為酒，有不飲的。色與財則比酒有引誘性，然而也有不貪不好的。惟有「氣」是人人常犯的。並且「氣」能傷人的身體，促人的壽命，較「酒」「色」格外容易。

□貪應貪之財，不為貪財。好應好之色，不為好色。應貪之財，就是薪俸與利息。對這兩項，絲毫不必謙讓。應好之色，就是自己的妻妾，除這兩項人，無論如何，不可妄動。

□古人稱蓄錢的瓦器為「撲滿」，是極有意思的。因為這種東西，有入無出，積而不散，到了盈滿的程度，也不能取出分文。所以必須將牠撲打碎了，纔可以將牠的存儲，發現出來。人若只知存儲，而不知分散，也必要發生破碎的危險。不但「錢」是忌盈戒滿，一切聲名權勢，也當以盈滿二字為戒。

□我半生沒有做過闊事。當初最好的時候，每月收入，不出二百五十元。最壞的日子，

每月分文沒有。並且是一天打魚，九天曬網。以入社會二十年合計，每月收入不過三十餘元。可是我的生活程度，雖月入百元的也不敢同我相比。有人見我不知儲蓄，對我說「你上無父兄，下無子嗣，如此生活，將來如何歸宿」。我說「你計慮得太遠了。中國將來還不知歸何結局，我不過一個小民，何必作久遠的計畫，我留下盈餘，是孝敬誰。」

朋友又問「將來假若你有了兒子，也當爲他留下生活費」。我說「世界所以擾亂，就是因爲對子孫的心念太重了。有一些人不但爲子孫，不顧一切，拚命掙錢。甚至連重孫子媳婦，將來用的馬桶，全要預備好了，豈不是糊塗麼。我的先父，沒有給我留下生活費，所以我纔得苦活至今。假若留下生活費，恐怕我早就樂死了」。

朋友又問「你可以不爲子孫謀，然而也當爲自己謀。你若不存下幾個錢，死了誰埋葬你」。我說「我若死了，沒錢棺殮，自有公安局與衛生局拿出款來，替我辦喪事。豈不是遺落一個「國葬」麼」。朋友大笑着說「你一個小民，有何功德，配耗國家的錢呢」。

我說「自民國以來，得享國葬的「要人」，全是真正有功於國，有德於民的人麼」。朋友專會討老婆孩子喜歡的人，固然是好丈夫好父親。然而決成不了大業，享不了大名。

我讀中外大聖大賢英雄豪傑的傳記，纔知道他們多是些享不到家庭快樂的人。因爲人不能二用。若專對一個私而小的範圍內耗費精神，對於公而大的社會與邦國中，就不見有偉大的成績。



